

星珠樓主

大漢英雄

1



晁瑛樓主

大漢英雄

上海百新書店刊行

大 漠 英 雄

第 一 集

有 著 作 權 不 准 翻 印

著 作 人 還 珠 樓 主

發 行 者

百新書店股份有限公司

代表人 徐 稚 鶴

上海河南中路一七九號

發 行 所

百新書店股份有限公司

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

分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

香港支店 皇后大道中

華南特約

國 光 新 記 書 局

廣州漢民北路七十六號

分 售 處

國 內 外 各 大 書 局

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六月第一版

大漠英雄一

還珠樓主著

前引

本文係述一少年英雄，國亡家破，不甘屈膝虜廷，約集同志戚友，率領千餘駝隊，逃往新疆，投一老友，行經戈壁，忽遇狂風黃沙之險，半夜又降大雪，人馬駝隊，齊陷冰雪之中，幸得異人解救，命所豢靈禽鳥鵬開路，始脫奇險，於沙漠中，忽得世外桃源，當地築有鐵堡，境內良田萬頃，遍地桑麻，景既靈秀，人更武勇，時往天山，採藥行獵，養有不少珍禽異獸，主人文武全才，雖具無上威權，但其部屬居民，無論生活言動，絕對自由，無階級限制，而各忠其主人，無嚴刑苛政，而賞罰嚴明，無論上下親疎，一體遵守，其政策介在開明專制，與民主之間，又擅森林，礦山，佃，漁，畜牧之富，人無棄材，地無棄利，人人均有娛樂，而不荒嬉廢時，人人均勤職守，而不勞苦疲乏，政令雖發諸一人，而集思廣益，議成於衆，上下無所捍格，方付實行，朝令夕施，下情咸可上達，平庸者各以所能，而事其事，老少疾病，鰥寡孤獨，皆有所養，有智力者，設有尊崇賢能之典，不限私財，但必使爲國用，不設牢獄，而民知廉恥，死非所畏，而獨畏法，以故全境人民安樂，上下情如一家，主人天山大俠，隱居避世，所生一女，精於劍術，美艷如仙，與少年英雄，結爲夫婦，演出許多驚險新奇，可歌可泣之事。

第一回

大漠走明駝電製霆奔驚砂夕起
深宵聞玉笛風饕雪虐鐵羽晨飛

沙漠裏的景物，照例是不平靜的，戈壁中風沙的猛惡，不是身經的人，直難於想像得到。有那麼厲害，這是離哈密南郊，一百九十里的一道嶺，去往瞭墩路上，乃第八站的起始，本來就是戈壁瀚海，彌望黃沙，直到天邊，連棵小樹都見不到，這一天的風勢，又格外猛惡，祇見悲風怒號，黃塵高湧，沙漠裏的浮沙，被狂風捲起，滿空旋舞，大地上全被這些飛起來的浮沙塵霧籠罩，一片昏茫愁慘景象，人行其間，宛如陷身黃色霧海以內，對面不能見物，日光早已不見，天也成了暗赤顏色，有時風沙少住，停了一會，愁雲慘霧之中，剛現出一輪淡微微的灰白日影，忽然狂飆又起，日影立被黃霧吞去，風勢較前，更爲狂烈，祇聽呼喚洪洪之聲，挾着萬丈塵沙，宛如萬馬奔騰，狂濤怒湧，鋪天蓋地而來，中間更有旋風捲起來的沙柱，遠望又似一座山峯，凌空急轉而來，塵霧影裏，乍看並不真切，祇微微見到對面的暗影中，似有火星閃動，不知道的人，不明趨避之法，正在張皇注視之間，眼前忽然大亮，火星越多，那沙柱已急如電馳，當頭壓到，身當其衝的，送命自不必說，掃着一點風尾，也休想活命，那沙柱更要忽然倒坍，立時成了千尋沙浪，波濤起伏，隨着風勢，向前捲去，等到風住，那廣漠平原上，便多出了無數波浪形的沙丘，這類沙丘，常隨風勢移動，全不固定，今日崇岡起伏，綿亘不斷，明日被風一捲，又化沙柱，在沙漠中，狂飛亂舞，往來肆虐，遇到最厲害時，所到之處，不論城郭園林，人畜房舍，不是被他壓倒，埋葬在內，便是隨

風捲去，化爲烏有，端的聲勢猛惡，厲害非常，這時狂風還在剛起，那地方是大片平野廣漠，黃沙漫漫，彌望無際，風沙一起，更是昏茫，什麼也看不見，四野黃雲，上與天接，天低得來快要壓到頭上，祇附近有一土丘，對面不遠，還有一片殘缺不全，高只兩三丈的斷崖，此外全是戈壁平沙，眼看那風越刮越大，塵沙滾滾，上下飛舞，激成一團團的沙漩，就在這悲風怒嘯之中，忽聽哈密來路那面，遠遠有幾聲鸞鈴響動，因被風沙逼住，斷續零落，幾不成聲，久居本地的人，一聽那鈴聲，便知遠遠來了兩騎快馬，這時，崖上有一年約十三四歲的幼童，穿着一身反羊皮的短裝，本由土坡後跑出，往崖上縱去，打算越崖而過，聞得鈴聲，又縱下來，伏在地上，貼地側耳一聽，笑道，今日這大的風，是久走沙漠的商幫，均知查看風色，天氣如此險惡，此時怎帶大幫駝隊，冒險行路，這兩匹引路馬，也快得出奇，是何原故，待我看是什麼來路，再告訴師父去，說完，重又縱上懸崖，迎風一聲呼哨，隨聽去路遙空中，傳來一聲極洪厲的鳥鳴，因是順風，聽得畢真，緊跟着，鸞鈴響聲越近，忽見兩匹白馬，上面騎着兩個身披斗篷，短裝佩劍，肩掛弓矢的壯士，由萬丈黃塵中，衝風破霧而來，兩馬看去十分雄駿，那麼猛惡的狂風，竟阻他不住，一味翻蹄亮掌，昂頭向前急竄，晃眼便由崖側馳過，到了土丘之上，壯士將馬勒住，馬已跑得周身是汗，遍體塵污，停住以後，迎風一聲驕嘶，馬口中的熱氣，立似白霧一般湧起，兩壯士一高一矮，挺騎馬背，據鞍四顧，氣概非常，端的人是英雄，馬是龍駒，一望而知不是尋常商客，幼童見此二人，心中一喜，方想躍下，詢問來意，猛又聽得駝鈴亂響，與萬騎踏塵之聲，隱隱逆風傳來，知道駝隊已

將到達，同時，空中一片墨雲，也將飛墮，那風沙之勢，也越來越猛，心想還是看明來人，歸報師父再說，欲行又止，待不一會，祇聽蹄聲震地，前面暗影中，突捲起大片塵霧，中雜無數人馬駱駝影子，逆風急馳而來，兩壯士同聲說道，這等狂風，怎能再進，快和七弟說去，隨即縱馬下丘，飛馳迎上，那片墨雲，也自空中，凌風飛墮，落向崖上，乃是一隻身高丈許的大鳥，同時，那上千駝隊，連同人馬，也自馳近，大鳥落時，兩壯士已然先行，風沙迷目，心又驚惶，並未發現那一童一鳥，駝隊來人，逆風前駛，相隔較遠，更不必說，幼童見風沙越猛，好似不願久停，那鳥一雙鐵翼，尙還未斂，幼童已飛上鳥背，說道，阿鵬，快找師父去，那鳥將頭微點，立時衝風摩雲，往斜刺裏，騰空飛去，兩壯士百忙中，似聞空中展翅之聲，內有一人，回顧身後，似有一片墨雲，往側面電掣飛去，一閃不見，起先當是旋風捲起來的塵霧，不會在意，事後想起，墨雲去處，風向不對，忙再回看，已無踪影，方覺奇怪，那大羣人馬駝隊，已由狂風黃塵之中，潮水一般湧來，爲首一人，年約二十多歲，生得猿臂鷹肩，英姿颯爽，頭帶一頂上佩風鏡的氈帽，將臉遮住，看不見面目，身穿黑色緊縛密扣的短裝，下繫綁腿，足登牛皮快靴，腰間繫帶上，插着七把寒光閃閃的兩刃尖刀，腰懸長劍，右肩插着一柄佛手飛抓，左肩上斜掛着一張彈弓，外披玄色大氅，身子筆挺，騎在馬上，那馬本來白色，甚是高大，與先見兩馬，都是伊犁名產，爲首少年，又由風沙中，飛馳而來，兩壯士忙即迎上前去，那馬跑得正急，吃少年突然一勒，立時昂首驕嘶，前腿齊抬，人立起來，後蹄着地，倒退了幾步，方始停落，馬首長鬃，迎風披拂，口鼻間，熱氣蒸騰突

突冒起，少年隨同起落，始終挺立不動，和黏在馬背上一樣，看去越顯英雄氣概，威風凜凜，雙方才一對面，內一壯士說道，七弟，今日風沙太大，比在來路上所遇厲害得多，前面黃沙茫茫，四無人烟，這裏本是窮八站的開頭，天已不早，又沒個避風所在，莫如就着那片土崖，支上帳篷，風住再走罷，少年答道，王二哥說得對，今天沙回子原說，天氣不好，叫我們在哈密暫住一兩天，我因仇敵到處尋蹤，暫時雖還不知我們扮作商幫駝隊，遠來沙漠之外，畢竟我們兄弟，神情言動，均與尋常商客不同，容易漏出馬脚，且到烏牛岬見着朱五兄弟夫婦，早點心安，爲此冒風起身，想不到風勢這大，且把帳篷紮下，大家歇息暖和一會，吃點東西，早點安臥，何時風住，起身好了，說時，後面駝隊，相隔還有一箭多地，也自趕到，內中一個騎着黑驟的矮子，似在後面督隊，忽然越縱向前，飛馳過來，見面便向少年急喊，沙回子說，今日風勢奇猛，少時恐還要遇見沙山風柱，一不留神，誰也難保活命，七哥還不傳令，將駝隊集中，設下圍城，防住四外，中紮帳篷，以備萬一，如等變生倉促，便來不及了，少年聞言，方要答話，忽然一陣狂風，捲起大片沙塵，迎面撲來，當時連氣都被閉住，難於透轉，駝馬一齊昂首嘶鳴，風中聽去，十分悲壯，少年看出風勢猛惡，口張不開，忙即撥轉馬頭背風而立，由身畔取出一個銀號角，吹了幾聲，後面駝隊，均有專人管理，駝馬背上，多是二三十歲的少年壯士，爲數約有一百多人，其餘駝驟，多載着柴水篷帳食糧用具之類，一聽角聲，駝隊齊停，內中閃出六人六騎，連先兩壯士，互相把手一揮，各取出一小令旗，迎風一招，分頭往四外馳去，駝隊立時散開，由這八人，分頭率領，在當地環成一

個數十丈方圓的駱駝城圈，跟着，駝背上的人紛紛縱下，將駝臥倒，分頭下手，一半分取乾草豆料，去喂駝馬，一半由那八人，和一沙回子率領，取下駝背上的牛皮帳篷，和食糧用具，將樁打好，支起帳幕，因為風力太大，有一帳幕，樁紮稍淺，剛一支好，便被狂風連樁拔起，刮向空中，宛如斷線風箏一般，在霧影中，幾個翻轉，便自無蹤，有兩壯士，正立幕側，趕忙手抓篷索搶救，篷帳沒搶下，反吃風力，連帶出十幾丈，雙手勒得皮破血流，滿臉沙土，幾乎閉過氣去，衆人見狀，全都驚惶，無如進退兩難，沒奈何，祇得將木樁，深深打入地裏，設下橫門，勉強紮下四座帳幕，爲防風力太大，支得極低，四邊高祇尺許，並還設下氣孔風洞，費了好些手脚，經過多少時候，勉強搭成，全都累得力盡神疲，手凍足僵，一個個泥人也似，大家先擁往帳篷以內，略爲喘息，抖去塵沙，沙漠中水極珍貴，又帶着九匹良馬，雖然所帶食水充足，駝馬成羣，人數又多，前途尙還遼遠，如何敢於浪費，管水人將盛水皮囊取來，衆人全都口乾舌燥，各自分飲了些，囊中尙有餘水，正取臉盆，想請少年洗嗽，少年忙喝管水人道，楊三，你怎不知輕重，此間水貴如金，人吃尙可，如何用以洗臉，快給沙回子他們送去，內一中年壯士，接口道，七弟，你是羣龍之首，素日又愛乾淨，我們弟兄九人，情勝同胞，沙回子他們，共是二十五人，和我們一樣，也是一大羊皮囊水，既有餘水，你便洗嗽用了何妨，少年笑道，話不是這等說法，小弟雖蒙各位兄弟姐妹厚愛，紼率全隊，行事仍不可以自私，區區半盆水，你我弟兄，何值計較，但是我們九人，禍福相共，才是正理，就洗臉，也應由大哥起，挨個同洗，如何小弟一人獨用，中年壯士，深知少年性情

剛正，法令嚴明，言出必踐，又見他滿頭頸皆是沙土，笑答道，水少，合洗太髒，莫如各用手巾浸濕，大家同洗一把，生火煮飯，同飲幾杯，睡下養神罷，少年應諾，楊三便將各人手巾沾濕，共祇半盆水，已無餘瀝，弟兄九人，各將臉上沙土擦去，精神略振，便就風口天窗，設下烟筒，取出所帶牛馬糞乾，埋鍋造飯，一面取出牛脯白酒，席地暢飲，少年聞得幕外狂風怒號，走石飛沙，宛如山崩海嘯，聲甚洪厲，那駝馬已一個挨一個，互相擠擁作三四層，環繞幕外，不時傳來幾聲駝鳴馬嘶，夜色早已入暮，顯得塞外沙漠中的悲風黑夜，景物分外荒涼淒厲，使人聞之心驚神悸，難於寧貼，中帳共有二十餘人，除爲首九個少年英雄外，尚有十餘人，多是隨行武勇之士，祇管幕外風狂勢猛，駝馬悲鳴，那帳篷受着狂風鼓蕩搖撼，篷索軋軋亂響，大片驚沙，打在帳篷頂上，宛如擂鼓，隨時都有被風刮去的危險，依舊圍着火堆，大塊吃肉，大碗喝酒，暢飲歡呼激昂慷慨，一毫不以爲意，等到酒酣耳熱，各說心志，氣更雄烈，原來那爲首少年，姓李名琦，先世隨着宋室南渡，移家江南，後遭金元之亂，國亡家破，不願降順仇敵，加以少年豪俠好武，交遍天下，練有一身驚人的本領。起初李琦見仇敵勢盛，國事艱危，早就看出不妙，於是結客揮金，廣交英豪之士，一面暗命同志英俠，扮着客商，勾結蒙人，在蒙疆各地，設下許多大糧貨店，表面行商，實則刺探敵情，所部人數不多，均是武勇忠烈之士，暗以兵法部勒，欲待敵人南犯，率領部下志士，異軍突起，以爲內應。不料崖山一敗，大勢全去，李琦等九個男女俠士，威震江湖，早爲敵人所忌，宋亡以後，到處搜拿，總算所開各糧貨店的祕謀，尙未洩露，九俠身懷亡國之痛，雄心不死

，自知南方已難立足，新疆恰有一好友朱武，與回王交厚，所居烏牛岬，養有牛馬千羣，富可敵國，屢次來書，請往同隱，於是決計避往塞外邊荒，投奔好友，率領心腹同志，表面開荒，實則暗積財貨，廣結死士，相機而動，意圖光復，於是男女九俠，喬裝商客，潛往北省，先到所開糧店，裝着商幫，集合駝隊，選一百多個壯士同黨，由大同路，越過蒙疆草地（元時大同路即今綏遠省），欲赴新疆（新疆宋元屬於西遼，清末葉平定回亂，始有新疆之名，作者爲易明瞭，故借今名，敬祈讀者鑒諒），行至哈密，聞報蹤跡有洩漏之信，爲此連夜上路，行至當地，遇見狂風阻路，這時，外面情勢，十分險惡，衆人因是豪俠之士，正說得悲壯激烈之際，那知災害就要到來，九俠中最年長的，名叫段泉，二俠王藩，三俠崔南州，四俠黃建，五俠是個女子，乃李琦的義姊金國士，素着男裝，乍見的人，祇覺他是個美少年，決看不出是個女子，六俠萬方雄，七俠李琦，八俠成全，九俠張婉，也是一個美貌女俠，與金國士爲至交姊妹，平日同着男裝，號稱江南雙俠女，與李琦又是姑表兄妹，九人圍火飲酒，正談得有興頭上，九俠張婉，心思最細，側耳幕外，方覺風聲越發尖銳刺耳，有異尋常，笑道，七哥，你聽這風，我們帳篷要吹塌了，今晚還沒有地方睡呢，金國士道，九妹，你怎如此胆小，我素來過一天，算一天，人生如寄，吉凶定數，理他作甚，話未說完，忽見幕門顛動，隱聞狂風中，有人急喊之聲，那帳幕搭得極巧，幕門背風而開，頂上開有兩個天窗風口，本來不畏風力鼓盪，偏生那晚，風向不定，時東時西，爲防萬一，幕門業已收緊，這時又轉了點風向，正對風口，已吃風力逼緊，座中六俠萬方雄，人最魯莽，聽出是沙回子狂

呼之聲，縱身過去，拔下活門，未及回拉，一陣狂風，奪門而入，正吹在那堆火上，當時牛燭盡滅，糞火星飛，大股塵沙，狂湧進來，同時跌進一人，入門便倒地不起，迎門地毯，已多着火欲燃，幸仗人多手快，武勇有力，羣起撲滅，一面分出人來，去閉幕門，男女諸俠，費了好大力氣，才將幕門勉強拉緊，點起燈燭，已是黃沙滿地，灰糞狼籍，再將沙回子扶起一看，周身沙土佈滿，成了黃人，面白如紙，幾無人色，段泉忙端過一杯熱酒；剛喂下去，沙回子亦喘了一口氣，忽然呼道：諸位英雄，還不知道厲害，轉眼禍事到了，衆人大驚問故，沙回子道，今晚是大羊角颯旋風，便是沙漠中，也從來少見，適才我聽風聲有異，冒險出探，天邊已現出兩三起風柱，本來早就要糟，我看時，有一座大的風柱，火山一般，正向我們這裏飛來，風向忽轉，往斜刺裏，凌空飛去，這類風柱，多是被旋風捲起來的浮沙，吃風裏成一柱，最高的竟有百丈以上，沙粒被風裹緊，急漩亂轉，互相摩擦激盪，發出千萬點的火星，望去直和火山一樣，一個躲避不及，被他撞上，無論人畜，休想活命，我見第一二根風柱，雖往側面捲去，底下說不定還有，雖幸事前，駝馬已全用長索，繫在一起，不怕吹散，事情仍是萬分可慮，爲此命人挨個帳篷通知，我知諸位，定在飲酒未睡，爲此親來報警，請諸位將燈火熄滅，一有變故，速用羊毛氈護住頭面，再用長索把大家索在一起，萬一風柱衝到，免被沙石嵌到頭臉之上，要不然不死也得受重傷，先是我害怕還想命人代爲傳知，後想起李七爺，對我父子恩深，用人之際，如何胆小，剛一走出，便被狂風吹倒，一路連滾帶爬，掙到幕外左邊第三座帳篷，已連人被風刮走，幸而事前命小兒沙明傳話，有了準備

，僅有一人，受了點浮傷，現全擠向駱駝堆中，一半避風，一半取暖，我在外面喊了好幾聲，眼見不能支持，萬六爺才將我放進，再待一會，便沒命了，聽此時風勢，好似稍小，還是謹慎的好，諸位快作準備吧，說時，段李二俠，知沙回子老於行旅，人又忠誠，料勢凶險，不等話完，早把火堆壓滅，僅留一燈照亮。正照所說，取出長索，各人還未繫好，忽聽狂風怒嘯中，雜有轟轟雷鳴之聲，時東時西，響個不停，沙回子大驚失色，急叫道，諸位快護頭臉，滅燈臥地。話未說完，李琦忽又聽王，萬，金，張男女四俠，驚呼之聲，忙趕過去，就着帳篷孔隙，往外一看，西北方半天空中，忽然飛也似地，正湧來一座火山風柱，粗約十畝，其高參天，上面千百點火星，明滅閃變，亂爆如雨，先是矗立狂風暗霧之中，飄輪電馭，急轉不休，忽左忽右，往來移動，看去似在二三十里以外，還未臨近，便聽沙石相搏，磨擦擠軋，發爲怒吼，宛如萬馬奔騰，千鼓密插，天鳴地叱，海嘯山崩，轟轟發發，夾着極尖銳刺耳的厲聲，令人聞之心驚神悸，聲勢已是駭人，就這路一注視，不過幾句話的功夫，那火山風柱，本似轉風車一般，在遠方凌風急漩，忽然連擺了兩擺，諸俠只聽得沙回子大聲驚叫：諸位還不臥倒，就難活命了，說時，除爲首諸俠外，餘人全照沙回所說，將風鏡摘下，另用布巾，圍好頭面，再用毛氈，裹在身上，繫好長索，互相擁擠一處，臥地相待，沙回把話說完，朝篷隙看了一眼急急就地臥倒，順手抓起一個行李袋，套在頭上，口中還在急呼不已。爲首諸俠中，李琦最是英勇沉着，見狀知勢危急，忙喝各位弟兄姊妹，速照老沙的話，臥倒避禍，隨手剛檢起一條毛氈回顧同立四俠已各如言臥倒，還待往外窺看時，目光到處猛

覺一股極強烈的熱風，迎面吹來，同時，眼前奇亮，就這晃眼之間，那數十丈高下，挾有無量火星的風柱，已迎面飛來，山一般當頭壓到，知道不妙，忙把手中毛氈，往頭上一蓋，慌忙往地上滾去，身才沾地，猛聽萬雷爆發，驚天動地，一聲大震，那風柱中的沙山，倏然崩裂，塌倒下來正壓在帳幕之上，隨聽洪洪亂響，震耳欲聾，彷彿大地一齊震撼，如駕扁舟一葉，出沒鯨波，隨着驚濤駭浪，上下起伏，人在裏面，滿地打滾，不由自主，帳篷已早坍塌，被狂風捲去了大半邊，衆人已有多半埋在浮沙之內，奇熱如火，甚是難耐，誰也不敢探頭觀看，本來情勢危險萬分，仗着各有一身驚人武功，體力強健，覺着身上浮沙太多，壓力加增，便強自掙扎，滾向一旁，才未被沙土壓閉了氣，可是誰也立不起身，祇得隨同風力，滾轉掙命，李琦膽子最大，幾次想背着風向，探頭向外查看，手剛略鬆，身裏毛氈，便吃風捲起，幾乎括走，同時，大股熱風，挾着無數驚沙，便由身後猛襲過來，連氣都透不轉，那大小沙石，飛蝗雹雨一般，又滿身打到，因是最後臥倒，未和衆人一起，勢子既孤，毛氈又未裹好，那隨風飛來的沙石土塊，最大的竟有茶杯大小，如非練有極好武功，就隔着一層毛氈，也必打個半死，甚或送命，都不一定，因此行係由自己主持，早知風沙如此厲害，還不如留在哈密，等待敵人追來，與之一拚，就死也還值得，似此傷亡，怎對得起大家，越想越急，最後想出方法，將風鏡勉強取出，冒險戴上，仗着手有皮套，先開一點氈縫，用手擋着前面，緊貼指縫，往外查看，方才火山風柱，已然不見，大地上一片混茫，黑暗如漆，暗影中不時見有火星閃滅，土氣濃厚，噏人口鼻，雖然事前戴有風帽，五官七竅，多半護住，又是

背風外看，但那風沙之勢奇猛，甕隙微啓，大片沙土，已隨狂風，乘隙湧進，面部幾被填滿，火山雖已過去，那風越括越大，一任武功高強，休說不能與抗，稍不留意，便被捲出老遠，有時更隨着旋風，在地上滴溜溜亂轉，除忍苦聽命外，毫無法想，沒奈何，祇得埋頭甕中，強行忍耐，九俠雖極義氣，處此危機，空自互相愁急關心，誰也無力兼顧，隔了好多時候，李琦好容易在無意中，與衆人滾在一起，摸着長索，奮力繫向身上，免却隨風亂滾之苦，才好一些。但那狂風，直刮了一日一夜，中間偶然風勢稍小，衆人已累得力盡精疲，周身酸痛，口乾舌燥，五內如焚，天色始終混沌沉黑，從未亮過，吹到第二日傍晚，風勢由大而小，漸漸停住，李琦和王藩，金國士，才勉強由沙堆中強行掙起，一看風勢雖住，塵霧未消，遍野黃雲，上與天接，宛如身沉黃沙霧海之中，左右前後添出不少沙堆，人馬生畜，多半埋在沙中，帳篷已全刮走，總算浮沙尚淺，多半露出一點頭腳，沒被埋在沙堆底下，已有好些人，由沙中鑽出，好似無甚死亡，馬和驛駝，也立起了好些，正在抖那身上沙土，風住以後，熱退涼生，反覺有了寒意，大難已過，心中驚喜，忙取出銀號角，臨風吹了幾聲，衆人也互相扶助，紛紛起立，一點人數，一個未死，祇有四人，被沙石打傷，內有兩人，因頭套未繫好，被風刮去，面上嵌滿沙礫，血污狼籍，忙取傷藥，令人醫治，沙回忽然顫抖着走來，啞聲急喊，篷帳被風刮去，還不妨事，水囊全被風沙刮破壓裂，此去數百里，極少人烟，漫說無處取水，就有，也是一碗泉（沙漠中地名），那樣，費好些事，打上來的水，還不夠三五個人用的，如何是好，我們又有這多人馬，衆人苦熬了一日夜，水米未沾，全都虛火上

升，口中乾渴，唇吻欲裂，正想請李琦發令取水，聞言全都胆寒，李琦心中愁急，表面仍作鎮靜，正想命人查看水囊，是否全破，楊三忽然跑來說，在左側沙堆中，發現四個水囊，昨日取出未柵的駝柵，也都尚在，因被浮沙壅住，居然未破，算來勉強夠人用上半日，牲畜却無水飲，帳篷也發現了兩個，正在命人掘取，特來請命，李琦吩咐先取兩囊水來，大家分用，再剩一點，稍爲飲馬，駱駝耐渴，暫由他去，天時將黑，將帳篷支起，稍爲歇息，一面分人尋水，一面就地覓掘水源，楊三領命，依言行事，因帳篷全被狂風吹走，祇在沙堆中，掘出兩個，幸未殘破，衆人飲水之後，便覺腹饑，風雖不大，夜寒刺骨，李琦已聽沙回說，附近並無水源，如往哈密取水，一則往返三數百里，這多人畜，裝載艱難，來時所聞警報，如若不虛，無異自投虎口，也須謹慎，當時所說，原是想安衆人的心，實則焦急異常，也未造飯，各吃了一頓乾糧，又分飲了半囊水，爲防口渴，連鹽都不許用，幸而天氣轉寒，還好一些。飯後，收回前命，令衆安眠，索性養好精神，明早就所剩餘水，度過半日，再行設法。衆人都累極全都臥倒，祇段李二俠未眠，耳聽驟馬嘶鳴甚急，知是口渴求水，想起明日無水，相對愁煩，無計可施，商量到了後半夜，覺得帳外靜悄悄的，一點風也沒有，駝馬悲嘶早止，祇是奇冷難耐，手凍足僵，似聞玉笛之聲，遠遠傳來，側耳再聽，已自不聞，心疑此時此地，何來笛聲，許是鳥鳴，也未在意，段泉偶起添火，忽然發現帳隙外，有白光閃動，過去一看，不禁狂喜，大呼七弟，下大雪了，李琦驚喜趕過去揭開風門，往外一看，果然正降大雪，也不知何時下起，地面上已然鋪滿了兩寸來深，明日已不愁無水，不由喜出望

外。見衆人均已睡熟，也未往喚，弟兄二人，對火略談了幾句，心情一寬，便有倦意。同時，楊三和沙回夢中冷醒，見段李二俠未睡，知是守夜，好生不安，即忙穿衣爬起，得知下雪之事，全都歡喜，便請安睡。二俠把火旁熱酒，各賜了一杯，分別入臥，神安夢穩，不覺睡熟，隔了些時，忽聽帳外，有多人走動之聲，驚醒一看，又是大驚，原來昨夜雪勢，大得出奇，已然堆積六七尺厚，尙還未住，兩座帳篷，幾全被雪壓倒，如非沙回天明時驚醒，衆人必有幾個受傷。因知段李二俠，半夜才睡，睡得甚香，未忍驚動，在沙回主持之下，冒寒搶護，將帳頂積雪去掉，隨即命人打掃。並開出一片空地，總算駝柵，祇倒了兩座，傷了三駝兩馬，在衆人搶護之下，幸保無事，又幸昨夜帳篷雖被刮走，燃料糧草，一袋未丟，四篷人並作了兩篷，帳篷中又多升起兩堆篝火，（沙漠中燃料缺乏，多用牛馬駝糞取暖，）帳外雖是大雪紛飛，寒冷難耐，帳中火光熊熊，溫暖如春，熱水均由積雪取來，用之不竭，爲了衆人往來掃雪，昨夜黃沙，未及掃除，遍地狼藉，沙漠中難得有水，衆人遞換洗嗽，昨夜滿面塵污，已全洗淨，個個精神，祇段李二俠，面上仍佈滿風塵，楊三送上熱水，洗嗽之後，李琦見才脫難關，又入險境，便問沙回，連日天氣不冷，怎會有此大雪，沙回說，沙漠中天氣最是不定，這深的雪，此行準備齊全，人還可以想法，趕製雪撬，駝馬如何走法，最怕雪後天暖，或遇二三月天氣，上面浮凍，下面雪勢鬆浮，人行其上，一不留神，掉在雪窩裏面，要想脫身，更萬難了，諸俠聞言，雖甚愁煩，終覺各有一身輕功，入數又多，至多把驢馬棄掉，怎麼也比前晚風好，再見大地上，一片瓊瑤，銀光耀目，鵝掌大的雪花，仍在下個不

住，段泉人最達觀，覺着愁煩無用，笑說：我們生長南方，從未遇到過這等雄奇雪景，帶有肥羊，我們拿些羊肉，凍點羊羔，圍爐賞雪，雖無紅袖添香，有金張二妹，俠女在坐，勝概豪情，豈不比黨家姬，清談錦帳，還覺勝強得多麼，衆人俱都少年英俠，一人有興，全都拍手稱讚，祇有金國士笑道：段大哥素來老成，今日却拿我姊妹取笑，以黨家歌姬來比，不該罰三大杯麼，段泉笑道，愚兄果是失言，領罰如何，李琦隨命將羊籠中所帶活羊殺上四隻，連同隨帶牛肉，分別犒衆，賞雪同飲，一會，楊三取來火爐，切上薄羊肉片，另外生火煮肉，去凍羊羔，因隨李琦多年，頗善烹調，手底又快，等到做好，也正到了平日吃飯時候，九俠想在塞外開荒，隱居避世，事前設計周詳，百物皆備，前夜大風，祇損失兩架空篷帳，破了好些水囊，別的無甚損失，隨行又都是些忠烈義勇之士，血氣方剛，對於九俠，最爲信仰，死生皆所不計，今朝有酒，那管明朝，什麼叫作風雪之險，一聲令下，歡呼雷動，帳幕又大，當時多升起好幾個火池，除分班掃雪的人外，全都圍火痛飲，大吃起來，李琦法令雖嚴，但極愛衆，也最得衆人愛戴，行軍之際，法令如山，無論親疏，不容絲毫寬假，平日無事，便親若家人，言笑無忌，酒肉端上以前，先去慰問受傷諸人，備帶食物湯水，然後入座，弟兄九人，圍坐帳中，正對帳門，風帘垂幕，已高高捲起，這時帳頂積雪，剛剛掃盡，輪值打掃的人，正在駝棚內，忙着用溫水飲馬喂草，準備事完，回來痛飲，帳幕外一人俱無，衆人正在圍爐大嚼，豪飲歡呼，興高彩烈。熱鬧頭上，忽聽帳外，有人啞聲啞氣的說道：你說事情多怪，前夜那場大風，會沒死人，這大的雪，看他們如何走法，另一幼童答道：你不

是說天冷，想飲酒麼，看這酒肉多香，我們討點來吃如何，前人答道，你忙什麼，這般人馬，早晚還不凍餓而死，剩下東西，都是我們的，那時就算羊馬驃駝，被他吃光，我們人肉總有得吃，他請我們，還不一定擾不擾，如何向人伸手，你也不嫌丟臉，帳中九俠，因四面雪封，決無外人，先祇當是自己人，在說笑話，又當歡飲說笑之際，多未留意，內中祇六俠萬方雄，離門最近，耳又最靈，人更粗豪，先還不甚注意，後來越聽口風越不對，不特語音甚生，並還想吃活人，剛吃了好些熱酒，不由氣往上壯，既未尋思，也未告知衆人，獨自離坐，走向帳外一看，見那兩人，一是矮子，腰間懸着一枝短玉笛，一是十二三歲的幼童，身上穿得甚是單薄，手抄手正由帳門外，轉身往左側新掃出來的雪地上走去，雪已積高丈許，雪勢漸止，那兩人神情穿着，好似來路途中，所見貧苦土人，越想越有氣，忙喝停步，那兩人連理也未理，萬方雄將身一縱，便到了二人前面，未及開口，幼童已先問道，你是想追我們回去，請吃一頓麼？萬方雄怒道，我知你們，土人窮苦，討吃無妨，爲何惡語傷人，要吃我們人肉，想作死麼，那矮子生相醜怪，一雙吊眼，兩道長眉，又黑又濃，左右分垂，獅鼻闊口，扁臉方腮，身材却是又瘦又矮，萬方雄身高七尺，在九俠中貌相最是英偉，如非見對方，生得瘦弱矮小，早已動手，心還在想，這類無知土人，不值一打，祇要陪禮，便即放行，又見幼童，人甚靈秀，穿得單薄可憐，惡語乃矮子所說，意欲問完，單給幼童一點吃的，氣那矮子。那知矮子聞言，全不理會，翻着一雙怪眼，冷冷的說道，天下祇有管吃管喝，還有管人說話的麼，我吃不吃人肉，與你何干，你們不是還沒有死麼？等我真個吃了你的肉

再說不遲，萬方雄一聽，這到不錯，如等這廝吃了我們，人已死絕，如何說法，當時又好氣，又好笑，便要動武，又覺對方瘦弱，不堪一擊；再一想到九俠平日不欺弱者的約言，不願動手，心想這類人，大都飢寒交迫，意圖借故生風，賴騙財食，不值與他計較，但又氣他不過，因幼童未說無禮的話，靈秀可愛，意欲帶往帳中，吃上一頓，周濟些財物，氣那矮子，喝道，你這類無知的人，不值計較，這小孩不錯，我單給他吃，祇不給你，說時，瞥見幼童，朝矮子扮鬼臉巧笑，竟未在意，說完，見人未動，伸手便拉，滿擬這麼一個小孩，還不是一拉就走，那知竟未拉動，乘着三分酒興，試再用力一拉，幼童仍然不動，身子和生了根一般，心方奇怪。幼童冷笑道，天底下有你這樣請客的麼，矮子也在旁笑道，大個子，你莫賣好，我這兄弟，年紀雖輕，今日天寒思飲，還不受那嗟來之食呢，你有本事，將人拉走，就擾你一頓。否則，單憑你，決不賞光，萬方雄聞言，又奇又愧，先恐力大拉傷，未使全力，正待以全力再拉，忽聽身後高呼六哥停手，回頭一看，正是李琦，同了王藩張婉趕來，剛一鬆手，幼童笑對矮子道，人家把我們當花子待，我不想再擾他了，我們走罷，矮子笑道，你這小淘氣鬼，好也是你，歹也是你，每日饑癆，好容易有了主顧，又裝腔作甚，話未說完，王藩已搶先上前，拱手笑道，大雪寒天，佳客光臨，愚弟兄先前不知，萬六弟又多飲了幾杯，想必說話莽撞，以致欲斬臨貺，在主人既是難堪，在貴客也未免客氣，不嫌薄酒粗肴，請即寵臨，當奉斗酒，略申敬禮，並爲我萬六弟謝罪如何，矮子哈哈笑道，前聽人言，下川東小孟嘗，鐵臂王藩，文采風流，最善詞令，今日一見，果然不差，如不擾你一頓羊羔

美酒，豈不道我兄弟小氣，萬方雄先還不服，因李琦乘着雙方說話之際，把嘴一努，這才想起，四大雪盈丈，初下鬆浮，廣漠千里，四無人家，這兩人怎會突然來到，自己已換重裘，尙覺奇冷，對方穿得如此單薄，並無寒意，面色又那麼光潤，自己生來力大，練就一身好武功，那幼童竟會拉他不動，明是異人無疑，立時轉怒爲喜，搶前一步，拱手笑道，小弟酒後無知，還望恕罪，矮子和那幼童，同聲笑道，萬兄人真豪爽，我二人原奉師命，來此接引諸位義士出險，同至寶帳，再談如何，王藩素來心細機警，先聽外面有人說話，雖未留意的，後見萬方雄匆匆離坐，探頭望外一看，見有兩個外人，想起四大雪深丈餘，這兩人如何來的，忙拉隔坐張李二俠，一同趕出，剛到帳外，便見萬方雄，用力強拉幼童不動，已知異人，忙同趕上，喚住一談，那矮子竟知自己名姓來歷，越發驚奇，先還不知用意善惡，心正盤算，聞言俱都大喜，賓主六人，同往帳內，方始分別禮敍，才知昨夜吹笛人，正是耿和，矮子名叫耿和，幼童鍾靈，乃隱居天山鷹巢頂，雪衣老人的門徒，因爲老人由南宋得道，移居天山，收養有一隻仙禽，乃天山絕頂特產，名爲烏鵬，性最猛鷲，又極高大，雖不似垂天之雲，動輒扶搖千萬里，飛將起來，也有三四丈大小，兩翅風力，本來奇大，加以老人訓練之功，差一點的樹木，吃他一撮，立時拔起，爪喙堅利，裂石如粉，多厲害的蛇獸惡物，也禁不起他一擊，鍾靈也是前朝忠烈遺孤，被老人由乳嬰中救去，從小便練就一身驚人本領，耿和乃老人嫡傳高弟，已然練就劍術，飛行絕跡，鍾靈無事，每喜騎鵬出遊，或往北天山，追逐猛獸爲戲，前日歸途，遙望下面來了大隊駝馬，看去不似尋常商幫駝隊，趕往前途

降下，想等人來探詢，不料風沙越來越大，不耐久停，料知來人，必陷險境，忙即騎鵬回趕，想請老人往救，偏巧老人他出，連耿和也不在家，老人並還留有手諭，回後不可再出，風沙更大，空代衆人愁急，第二日夜間，風住雪下，耿和忽然回山，才知途遇老人，說起衆人被困之事，令速回山，帶同烏鵬往援，橫渡雪漠，引往離雪地七百里的，鐵堡之中安置，並說李琦好友朱武夫妻，與堡主任中遲，也是朋友，那鐵堡位在北天山深谷之中，外有峭壁千丈，雪峯迴環，入口處，是條漆黑險隘的山峽縫，蛇徑羊腸，中通一線，迂迴三十餘里，方入正路，谷口又是危崖對峙，排空入雲，路更險峻，真有一夫當關，萬人莫入之勢，再進十餘里，路轉峯迴，忽然柳暗花明，山清水秀，始達境內，當地乃是半山間中，大片盆地高原，四外羣山環繞，宛若城堡，外來的風沙寒潮，全被山和森林擋住，地既廣大，水源又多，遍地奇花異草，嘉木森林，氣候和暖，四時皆春，主人上輩乃宋名將，忠臣岳飛手下大將，由宋南渡以後，忠武就義，爲奸臣所殺，一時憤極，孤軍轉戰，竄往大名道境內，因是進退皆敵，危機四伏，經一異人指引，隱居當地，多年生聚教訓，開闢出這麼一個世外桃源，人間樂土，名爲鐵堡，無疑一個和平忠義，誠厚仁愛，公正勇敢，又極富庶的小國家，自開創以來，其間流風善政，佳話雄談，也不知有多少，主人始終以宋室孤臣自居，未稱王位，現堡主任中遲，人更文武全才，膝前無子，祇有一女蘭珠，生得粉妝玉琢，聰明靈巧，父母全家，人人喜愛，大來越發出落得姿容艷麗，美如天仙，加以中遲中年無子，一向當他男兒看待，幼承家學，文武全才，中間又得異人傳授，練就一身驚人本領，雙手能發二十四枝

飛簷駑，父母鍾愛，自不必說，雖是堡主獨生愛女，不免嬌慣，但因堡中，政法賢良，平日不論尊卑，一律平等，除愛好天然，服飾珍貴華麗，用有四名侍女而外，也無別的過分之處，堡人因他武藝高強，才貌無雙，雖然性稍高傲，自尊心重，均想女孩兒家，例有兩分矜持，并且全堡人民，終身溫飽安樂，全由他家所賜，中遲人更精明和厚，凡有設施，無不造福人民，法良意美，己身又復與民同其憂樂，漫說沒有甚過分之處，縱多享受，也是應該，這樣賢主，偏有伯道之憂，俱都代他惋惜，本就愛屋及烏，越發愛戴，奉若仙神，再想到中遲無子，堡中人民，雖因教育有方，不論男女老少，各有所長，文武兩途，十九來得，要尋一個像中遲，和前兩任堡主那樣雄才大略而又賢明老成謹細的人，來繼承大位，還找不出，任家又是單傳，雖有幾個遠支同族，俱都平庸，難當大任，算來算去，祇有蘭珠，能夠勝任，漸漸把他認做未來的堡主，無形中增加了幾分敬意，蘭珠心高志大，堡中有才貌的少年，原也不少，平日又無尊卑之見，祇管比不上蘭珠，不堪匹配，少年好色，人之常情，對方又是未來的女主，一經成婚，立爲國主，於是紛紛向其獻媚求婚，追隨恐後，堡中人民，均願蘭珠早日訂婚，便是中遲平日，也巴不得早獲佳婿，了此向平心願，蘭珠自負才貌，又聽傳他本領的異人說過，自己婚事尚早，雖然中有波折，但那未來夫婿，却是一個文武全才的少年英雄，此人不特關係將來全堡安危存亡，成婚以後，也許還要合籍雙修，異日同證仙業，永留佳話，蘭珠眼界又高，自不把這些略諳文武的堡中少年，放在心上，起初兩年，求婚的人，不知多少，均吃蘭珠明拒暗諷，或令比武，將其打敗了事，有的還在老着臉皮，追逐不捨

，下餘多半自慚形穢，知難而退，到了最後，祇剩三數人尚在苦纏，蘭珠也不理他，內中一人，名叫錢希唐，最是奸滑，因蘭珠憤其浮薄無恥，借着比武，將他打傷，當衆羞辱了幾句，心中懷恨，借着北天山打獵之便，向當地隱居的一個著名俠盜，武成之子武凱，暗洩機密，武凱因乃父剛直，家法甚嚴，一面之詞，尙未深信，又早聽說，錢堡人多勢衆，個個武勇，頗有能手，更擅地利，不是好惹，冒昧登門，難免取辱和吃虧，也不信蘭珠會有那等美貌，希唐又設計，將蘭珠誘往北天山打獵，故意引錯途向，却令武凱暗伏相待，一見之下驚爲天人，假裝路遇，請往家中款待，蘭珠人雖大方，但見武凱素昧平生，持禮太恭，未免生疑，當卽堅拒，率衆回山，武凱爲色所迷，當時未敢動強，歸告父母，欲往求婚，武成也祇獨子，久聞錢堡之名，一則隱居北天山，才得兩年，不知底細，無門可入，二則，對方威名遠震，山深路險，以前頗有幾個江湖能手，前往訪探，多是一去不歸，就有幾個全身回來的，多是緘口不說，日子久了，方始露出一點口風，也都不吐詳情，祇說山路艱險，主人閉關自守，不喜外人問津，再說也難尋到地頭，最好不去等情，因此傳說紛歧，頗多異聞，自己初來，原欲往訪，也爲不知途徑，欲行又止，一聽武凱說起鐵堡，簡直世外桃源，蘭珠如此才貌，又是獨女，未來堡主，不禁心動，便照錢希唐所說途徑走法，由老的先去，裝着遊山迷路，暗入堡中，如照往日，外人祇一入境，立被防守的人阻住，不論軟硬明暗，均遭堅拒，休想深入，來人再若恃強，立有性命之憂，武成因得奸人洩機引路，本領又高，未經入口，一到便直達堡宮左近，事有湊巧，這日恰值中遲，獨出閑行，見衆人圍着一人，正在

盤詰來路，意欲動武，過去一看，見是一個身材高大的老頭，貌相威武，聲若洪鐘，想起那一帶，危崖壁立，形勢奇險，外人如何能到，知非庸流，再一問答，竟說投了機，當時延往堡中下榻，雙方便成了朋友，因武凱與蘭珠見面時，未說姓名，武成老奸巨滑，心思細密，來時早向武凱，仔細問過，胸有成竹，自己身世來歷，一毫也未隱瞞，直言前是江湖俠盜，因見元室凶橫強暴，所用爪牙僧官，到處流毒，殘害人民，想起亡國之痛，心中悲忿，仗着武功，和手中寶刀，一十八粒飛彈，專與貪官污吏，凶僧惡霸作對，由少年起，縱橫大江南北，近三十年，所殺都是極惡窮凶，無如一向單刀匹馬，獨往獨來，近年樹敵太重，又殺了幾個大貪官，當道連下密令，到處窮搜，本來還想與他一拚，因聽老妻好友之勸，前年才來北天山，雪獅峽內隱居，就便洗手躬耕，以終餘年，堡主威名，江湖上雖曾聽人說過兩次，但因大漠窮荒，天山高險，終年堆滿冰雪，亙古不消，說話的人，又都言詞閃爍，不肯盡說真相，再不，便是諱莫如深，語焉不詳，傳聞異詞，祇當故意誇大，言之過甚，誰也不信，天山近頂，冰雪亂山，圍擁之中，會有這等桃源樂土，前聽門人歸報，說是發現一夥少年壯士，在附近獵熊，所穿均是前宋衣冠，人人武勇，健步如飛，覺着可疑，暗中尾隨，不知怎的，略一轉折，竟會全數失蹤，過去一看，當地乃是一個，沒有通路的崖洞，二十步以外，便看不出一點脚印，不知對方，怎麼走的，越想越怪，回來稟告，一時好奇，帶了山糧，跟蹤尋訪，不料前人失蹤之處，並未尋到出入途徑，後想臨高可以望下，祇在此山，終能發現，於是不避艱險勞苦，連攀援了好幾處，從無人迹的危峯峭壁，峻嶺高崖，後在無意中，誤

走到一處滿佈森林的危崖，將路走迷，無法回去，祇得在林中亂竄，連經兩日夜，備歷艱危，也不知走了多少路，好容易走出森林，忽然聞得山凹中，傳來鷄犬之聲，沿着崖頂，由高下望，越往前，風景越好，路忽中斷，想起平日傳言，決計查看到底，又費了不少事，才到堡前崖上，果然下面奇景呈現，比起平日所聞，還勝十倍，剛剛冒險，援崖下降，便被衆人圍住，幸豪堡主不棄，以客禮相待，彼此同居一山，祇隔二三百里山路，如蒙賜示入山途徑，使小弟得以常時登門討教，不似武陵漁父，一離仙源，便從此不許問津，就感謝不盡了，中遲雖然精明強幹，才勇心細，無如惺惺相惜，自古皆然，來客又是元室對頭，專以殺敵爲務，本領既高，談吐又復從容俊爽，不似武夫，由不得心生好感，武成又是老謀深算，欲取姑與，言動大方，裝得極像，祇把奸人洩機，指示途徑走法一層隱起，餘均真情，表面說是山居寂寞，難得有此芳鄰，又是平生敬仰的，前宋先烈，遺民志士，祇願攀交，時共往還，毫未露出就此進身，移居堡中的口風，並還表示，此中人語，不能爲外人道，自身守口如瓶，不必說了，而那所經來路，雖甚艱險，我所能到，焉保後來無人，還望賢主人，對所來險徑，加上一層防備才好，雖然堡中形勝天然，佔有極好地利，全堡人士，個個英雄，到底敵勢方張，衆寡懸殊，時機未至，難與爲敵，近年江湖上，頗有傳聞，一旦被敵會聽去，從此多事，固然不怕，終是惹厭，不可不防等語，詞色十分誠懇週到，到了第二日，便推說是遊山日久，恐妻子懸念，告辭起身，堡中原無外客登門，平素相處，雖然上下平等，中遲人也謙和，畢竟是個執掌政令的堡主，人民愛戴之餘，由不得生出許多敬意，加以人中龍鳳，

自有威儀，領袖羣倫，難求友聲，除與嬌女相對而外，所至之處，倅人俱都肅然起敬，不敢隨便言笑，平日過慣不覺，忽然來了這麼一個，久在江湖，見聞衆多，人品本領，俱都高人一等的英雄，相與抵掌雄談，樣樣投機，自然相見恨晚。本意多留幾日，對方偏是固辭，說以後還要常來領教，相見日長，何在此一二日之聚。中遲也極謹慎，除引其出山而外，並派了兩個武功高強，人又精幹的後輩，借口護送，查看行蹤，一面命人尾隨下落，那知武成在北天山，危崖幽谷之中，另闢有一處避寒別墅，來時早有準備，那一帶，山深路險，素無人蹤，地名皆武成移居後所起，一聽派人持了禮物陪送，知道主人，尚有疑念，毫未推辭，人去以後，父女對談，蘭珠也曾想到，前月行獵，所遇少年，許與此老一家，疑其有爲而來，及聽去人歸報，說武成所居雪獅峽，偏在東面，幽谷白丈，避風面陽，雖不及鉄堡的世外桃源，沃壤千頃，物產豐美，但也氣候溫和，樹果稻粱，牲禽林木，應有盡有。武家人口又少，老夫妻外，僅有子女和三門人，歲月甚是悠閒，對去的人，十分優禮，令代道謝，說是春耕伊始，種植正忙，家無多了，須同操作，暫時尙難拜訪，祇等稍爲清閒，當和老妻，再入寶山，一覽桃源勝景，另外附有幾件禮物，均是武妻自製的，南中風味，爲物不多，却甚精美，分明所說不虛，毫無可疑之處。并不是蘭珠行獵時所遇少年約往款待之處，方向也是相反，疑念一去，結交之念更切。蘭珠又聽說武家，有一美秀少女，武功似乎得有家傳，也想一見，一晃月餘，武成並未再來，中遲閒中無事，想起禮尙往來，對方成名多年，不免心高好勝，講究禮節，也許爲了自己，不曾回拜之故，意欲往訪，蘭珠天性好動，便同了去，尋

到當地一看，老夫妻二人，已率乃子武凱，出獵未歸，祇剩愛女武鳳，和門人陶旦，巴泉，王希，與使女萬妮在家，將任氏父女，引往家中，恭禮款待，苦口留住，武鳳美秀靈巧，善伺人意，口甜已極，和蘭珠十分親熱，姊姊喊個不住。蘭珠天性好勝，武鳳一味巴結殷勤，於是二女也談投了機，蘭珠因武鳳說起山中寂寞，除小婢萬妮而外，並無女友姊妹，那似姊姊堡中人多，聽爹爹說，寶山水土甚好，所有少女，俱都麗質天生，又精武藝，姊姊更是人中鸞鳳，才貌無雙，早就想望顏色，心還不信，世上那有這等仙女一般的人品，今日一見，果是天人，可惜相隔太遠，不能常時追隨討教，實爲憾事。神情十分欣羨，蘭珠憐她嬌小玲瓏，山居寂寞，心想當地風景出產雖好，比起鉄堡，却差得多。反正避世之人，堡中沃壤甚多，也不多這一家數口，如能移往堡中同隱，自己多一閨伴，豈不也好，便把心意，暗告老父，中遲愛女，又見武家人好，便即應諾，蘭珠大喜，以爲對方一定願意，武鳳果然高興非常，祇說父親生性孤高，不喜依人，須待稟明，萬一不肯，務望姊姊稟明老伯，代爲勸說，使妹子得長依姊姊，感謝不盡，一面強留任氏父女，多住幾日，等乃父歸家再走，恨不能當時便跟了去的神氣，蘭珠爲他情熱所感，強勸老父，多留了一日，仍未見回，後聽三徒背後說話，說乃師往獵白熊，并採雪蓮，相隔當地數百里，往返少說也要半月，暫時如何能回，他父女聽了，祇當武鳳留客，遷居心切所致，那知早有奸細送信，不特武氏父子，知他父女要來，故意避開，連武鳳挽留和三徒私語，均是擬就圈套，假作孤高自傲，欲令任氏父女俯允，自來請其遷居，並在事前，不令武凱，與蘭珠相見，以防中變，露出馬脚，任氏父

女果然中計，回堡十日，武老夫妻，因聽錢希唐說，蘭珠對于乃子，似頗討厭，去時，推說此次行獵，爲一舊友，染有奇疾，必得天山所產雪蓮，和白熊掌，才能醫治，且喜全都得到，現命小兒送去，遠在涼州，到後，老友定必留住，歸期尙早，祇好等他歸來，再令拜見等語，中遲隨露出請移來同往之意，武成雖在推謝，中遲也未勉強，可是雙方往來漸勤，尤其二女，常共往還，武凱本是假走，雖是愛極蘭珠，因守乃父欲速不達之誠，必先避開，二女日久交情越厚，你來我往，極少分開之時，這日，蘭珠送武鳳回去，剛一到家，便見三徒，和武妻滿臉愁容，武成更是忿激，素知他全家和美，怎會如此，忙着詢問，才知武老仇敵，已快尋來，並有幾個有勢力的凶僧在內，連官兵一齊驚動，適才得報，不久就要大舉來攻，情勢危急，蘭珠天性義俠，忙令隨去的同伴，歸告父親，中遲也激於義憤，立即率衆來迎，武成才假作負愧無奈，勉強應諾，一面感激任氏父女高義，稱謝不已；一面命門人陶旦，潛往涼州，速將乃子尋到，星夜入山託庇，免落敵手，仗着人多，堡中百物皆備，除細軟外，祇把所養牲畜，帶去一些，餘均一火而焚，連草木一齊燒去，遷到堡中，住有一個多月，兩家情誼，固是越厚，全堡人民，也都相處極好，陶旦方領武凱入山，蘭珠雖然認出是前遇行獵少年，知非端人，無如和武鳳交情親密，對方只初見時，神情稍爲輕薄，別無過惡，這回堡中再見，却甚端謹，不苟言笑，日久相安，也就罷了。不料對方受着乃父指教，深謀密計，由漸而入，一面更再收買人心，想要人位兩得，總算蘭珠，不該上套，又未把武凱，看任眼裏，見時，老是冷冰冰，不愛答理，武凱日對佳麗，心癢難搔，偏又沈不住氣，初來還

能勉強矜持，過了一年，實實把握不住，漸漸露出馬脚，蘭珠何等聰明，一經看破，防備更嚴，祇令武鳳，來家相伴，絕跡不去武家小住，武凱無計可施，竟背父母，覲便向中遲求婚，中遲對武氏父女，頗爲看重，不知怎的，對於武凱，却生厭憎，又聽愛女說過他的劣跡，聞言笑道：本堡少年男女，本少防閑，雖由父母作主，婚姻全出自願，小女婚事，須有三條相合，別的不論，且先比武，如打得過小女，再說別的，話未說完，蘭珠已由房中趕出，怒指武凱道，你父子深心，我早看破，明想移居本山，偏有許多做作，你那昏想，無異做夢，如勝得過我，還有兩個難題，料你一件也辦不到，不必多言，打完再說，隨去庭中，拔劍相待，武凱少年氣盛，負愧下場，沒說兩句話，便動了手，武成聞報，知道不妙，忙命愛女三徒，先後出山，以防決裂，玉石俱焚，武鳳偏和蘭珠交厚，弄假成真，同時，又結有一個情侶，說甚麼也不捨離去，武成無奈，祇得教了一套話，匆匆趕往，到後一看，乃子已被蘭珠打倒，因武凱鬥時，看出蘭珠，恨他入骨，自知無望，又打她不過，一時惱羞成怒，妄用暗器，蘭珠幾乎受傷，越發氣憤，也以殺手回敬，竟將大腿上肉，削去一片，如非中遲喝阻，幾連命也送掉，武成自知愛子，弄巧成拙，無如是父子情深，臉上也下不來，事實上，也不便和人翻臉，祇得強忍愧憤，假裝大方，故意把武凱，罵了幾句，心中却是懷恨，中遲還想女兒，才貌雙全，難怪人家看中，何必使對方難堪，當時勸慰了一陣送走，一時疏忽，沒有下令防備，竟被武凱，逃出山去，武成假說，事前不知，實則武凱，早拿了乃父的書信往投一異人，拜師學藝，仍在妄想人財兩得，武成始終裝作無事，除偶然說到晚年無子之苦

，有點想念而外，談起來，都說兒子不好，不能怪人，任氏父女，起初對他，還在留意，時日一久，見無異狀，也就相安，誰知暗伏着一個後患，不久就要發作，而九俠所投朱武夫妻，二人俱是隱居天山烏牛岬的隱士，與任中遲，相交十餘年，去年爲了當地，山洪暴發，任氏父女，又曾力請多次，方始移居堡內，九俠前接朱武的信，是在兩年以前，如往烏牛岬，還要撲空，不過朱武在當地，留得有人，早晚仍能尋到罷了，九俠聽耿和鍾靈二人，說完，都喜出望外，與高彩烈，三俠崔南州，首問這大的雪，如何走法，鍾靈答說：家師所收養的烏鵬，乃北天山，最猛惡的靈鳥，原是鵬種，飛行極快，一日之間，往返數千里，毫不費事，飛將起來，兩翅橫張，長達好幾丈，兩隻鐵爪，和小樹幹一樣，休說冰雪，便是整塊山石，吃他利爪一抓，當時便成粉碎，兩翅風力更大得出奇，差一點的大樹，也能被他連根拔起，當諸位來時，哈密城中敵人，已然得信，召來大隊人馬，想要追趕，多虧一陣大風沙，沒敢起身，跟着，又是這場大雪，敵人無法前來，必當人馬駝隊，爲狂風吹散，埋葬黃沙大雪之中，諸位人數太多，除非家師親來相助，如無此鳥，休說雪深過丈，無法通行，就能勉強開出一條雪路，雪中定必留下形跡，敵人早晚發現，跟蹤來追，豈不惹厭，至於如何走法，來時，我已問過耿師兄，最好先由烏鵬，和我弟兄二人，開出一條大路，將積雪用鳥翅搗去，一直通到天山脚下，那地方名叫福星岬，離鐵堡三十來里，形勢奇險，常人固無法飛渡，但攔諸位不住，祇是駝馬太多，運送較難，依我之見，你們所帶牲畜，鐵堡全有，不如挑

那必須之物，打成包裹帶去，駝馬也祇選那好的，帶上一小半，下餘留下一點糧草，任其自投生路，遇到難行之處，便空身攀援而過，駝馬衣物，皆由烏鵬空中帶走，諸位大哥，以爲如何，李琦，段泉，王藩三俠，首答愚弟兄正進退兩難，蒙二位高人解救，無不惟命，祇是此去，路程遙遠，這等走法，雪中不也留出形迹麼，鍾靈笑說，這個無妨，休說我耿師兄，煉就飛劍法術，能使復原，便那大鳥烏鵬，也能用那兩翅風力，和那一雙鉄爪，將所行之路平去，和怪風刮過一般，決留不下一個足印，放心好了，衆人聞言，越發心喜，李琦見耿鍾二人，飲啖甚豪，再三勸進，二人邊吃邊談，也無客套，九俠因當日便要起身，忙命衆人，速卽準備，如言辦理，祇等大鳥烏鵬飛來，立卽起身，一會，主客俱都飽餐，結束停當，耿鍾二人，又指點了一番，天色已是午後，申酉之交，女俠張婉，方和金國士笑說，那大鵬鳥，不曾見過，天近黃昏，怎未飛到，鍾靈在旁，接口笑道，這東西比我還心急，此時不至，必是由天山脚下，鉄堡入口一帶，開路而來，話未說完，忽聽前途異聲大作，遠遠傳來，耿和笑道，烏鵬來了，諸位準備走罷，說時，衆人已將帳篷撤去，按照耿鍾二人之教，故意把不帶走的笨重之物，零亂分散，有的埋入雪堆之中，等到事後再由烏鵬滅迹，將當地用雪填滿，聞言一同走出，向前一看，祇見遠遠天邊，雪塵高起，宛如怒濤洶湧，內中隱隱現出兩點金光，一片黑雲，疾如奔馬，飛馳而來，遙聞風聲呼呼，與冰雪碎裂之聲，集成一片繁音，一會，越看越近，漸漸現出全身，果是一個奇大無比的，黑色怪鳥，正在兩翼平張，貼着積雪上面，掠地急飛，兩條怪爪，竟有簸箕大小，隨同飛翔起落，略一揚動，必有

丈許大塊冰雪，拔地飛起，落在兩旁雪地之上，轟隆砰訇之聲，震得四野齊起回應，聲勢甚是驚人，就這百丈雪塵飛湧中，眼前條地一暗，一隻周身漆黑，健羽如鋼的大怪鳥，已落在衆人面前空地之上，耿和隨命九俠，各帶細軟包裹，隨身兵器，一同上馬，鍾靈騎鳥護送，耿和相助滅跡，衆人分別拜謝，各自上騎，因恐雪地中，無處求食，所有牲畜，暫全帶走，準備前途能帶則帶，不能帶便放入山中，令自求食，以免餓死，這時，前面已被鳥鵬，開出一條兩丈多寬的雪巷，人馬便由巷中，順路前進，因天不早，均想早到，各自縱轡急馳，不消多時，便跑出了好幾十里，回顧身後，耿和未來，鍾靈騎着大鳥，也剛起身，仍和先前一樣，所過之處，雪塵高起，冰沙橫飛，狂風大作，加上千蹄奔踏之聲，震撼天地，聲勢越發猛惡驚人，料知原來途徑，定被鳥鵬填沒，正在談說驚奇，鍾靈已騎鳥鵬飛近，在鳥背上，高喊道，諸位仁兄，可要騎上來麼，衆人方自謙謝，鍾靈又喊道，王李二兄，何不騎上鵬背，看看先前紮帳篷的地方，是怎的景象，王藩，李琦，本就好奇，再聽鍾靈勸說不已，不便辜負他的盛意，同時應諾，九俠張婉，乃李琦表妹，年紀最輕，人又天真，忙喊七哥，我也同去，鍾靈接口笑答，再多無妨，只管上來，隨說，鳥鵬已由上空下降，衆人見他，立在地上，竟高丈許，頭還高出雪巷之上，兩隻碗大怪眼，金光遠射，宛如電炬，端的威猛神駿，無與倫比，三俠剛一縱上鳥背，五俠金國士，本在前面，見狀也縱馬趕來，張婉忙喊，五姊快來，金國士馬已馳到鳥頸之下，立在馬上，攀着翹根，輕輕一縱，便上了鳥背，鍾靈笑說，你們四位，祇要抓緊鳥翅，便無妨害，要飛起來了，說着，一拍鳥頸，便自飛起，

四人空中回顧，身後雪巷，連所關廣場，全被填沒。那鳥所過之處，雙爪齊伸，兩旁冰雪紛紛碎倒，散落巷中，當時成了平地，祇仍看出一點形迹，李琦笑問，耿兄何往，鍾靈笑道，後面廣場上，不是他麼，這條路，還要經他平過，事情一完，就要飛來了，四人定睛一看，祇見一道青光，在廣場一帶，電也似急，盤空飛舞，忽順雪巷上空一晃，貼地飛來，那地面積雪，便成坦平，和用刀削過一般。緊跟着，一道青光，落向鳥背之上，耿和現身笑道，天太寒冷，時近黃昏，索性你把爲首九位兄台，分兩起送入鐵堡，你再騎鵬回來，將隨行的人馬行李，分別引送進去，比較還快得多，底下的事，由我來辦好了，鍾靈點頭，便令李琦，在鳥背上發令，招呼衆人，加急前馳，聽候迎接，但須聚在一起，不要隔遠，說完，鳥鵬已帶了男女四俠，往最前面暗雲環繞中的，天山頂上飛去，不消多時，飛入天山深處，男女四俠，在鳥背上，凌風衝雲而馳，因鳥翼風力太大，天山上面，暗雲濃霧，四面環繞，吃那大鳥一衝，所到之處，全成了斷棉飛絮，沸水一般，滾滾翻花，往外捲去，一會飛入天山深處亂山之中，俯視脚底，盡是危峯怪石，深溝大壑，那鳥不時擦崖掠風而過，休說到處童山，連樹木都少見，方覺山景荒寒，天又奇冷，鳥飛甚急，劈面寒風，吹得人連氣都緩不過來，那鳥忽把兩翼微收，沿着一條山谷，由上而下斜飛過去，前面漸漸發現花樹，風勢大減，接連幾過轉折，前面又現出一座危崖，鳥鵬突然一聲長嘯，鍾靈笑說到了，鳥已越崖而過，往下降落，緊跟着，眼前一花，前面脚底，忽現出大片盆地，人家田野，繁花如繡，美景無邊，隨聽歡呼之聲，鳥也往下飛墮，落在一片軟草如茵的廣場上面，盡頭處，是一座精鉄做

成的高牆，形如城堡，金釘獸環，門其高大，氣象莊嚴，甚是雄偉，門前立着四個身材高大，手執長戈的壯士，人鳥一到，便有兩人往門中跑近，鍾靈回了男女四俠，縱下鳥背，便聽門內，擊鼓鳴鐘之聲，前兩壯士，忽同一人趕出，先向五行禮，笑問鍾靈，這四位遠客，可是雪衣老人方才所說，朱五兄的好友，江南九俠麼，怎祇來了四位，鍾靈喜道：人馬多着呢，俱在後面，還要接去，我師父在裏面麼，來人答道，老人剛走不久，敝堡主本想恭候，因送遠客他去，山外有事，今夜當回，行時留話，命小弟任龍在此恭候，款待諸位，備有接風酒筵，臥室也都齊備，請至堡中再談罷。鍾靈笑道，我還要接人，這位是堡主之姪，任龍大哥，四位請跟他進去，我去接引他們來此，往返也祇個把時辰，至少你們九位弟兄姊妹，必可到齊，少時再見罷，說完，縱上鵬背，先自飛走，男女四俠，便隨任龍，同往堡中走去，見堡中房舍高大，外牆均用鋼鉄製成，打磨精光，內裏陳設，尤爲精美，圖書羅列，多是兩宋舊珍，極少新品，明窗淨几不染纖塵，清雅高華兼而有之，外間是一個大廳，四壁均是南宋以來，名賢書畫，珍奇器玩甚多，古色古香，華貴已極，地板也由鋼鉄製成，上鋪塞外特產的毛毡，氣象華貴，精潔異常，四人暗忖，幸而來時，換了整潔衣履，前半騎馬，後半騎鵬，未染塵污水泥，否則主人宮室，如此華美精緻，如是風塵骯髒，來到此地，把人家好好地方，弄得滿地狼藉，豈不難堪，剛一坐定，侍女獻上烟茶，來請洗臉，洗嗽之後，四俠問知堡中男女，人人武勇，任龍更是傑出之士，又知堡主，政令開明，上下一心，人無棄材，地無棄利，終年安樂，百物皆備，以前糖鹽金鉄缺少，必須取之山外，自新堡

主任中遲，三十年前，繼位以來，因爲人口增多，對於地利，大事開發，先後發現了好幾處金鉄油礦，又在後山深處，發現岩鹽，地雖不在鉄堡境內，往返艱險，比較遠去山外，方便得多，更免洩漏，引來敵人，中遲老謀深算，因那產鹽之區，中隔危崖，形勢奇險，本可設法開通，但一想到，本堡全仗這些峻嶺危巖包圍，方能與世隔絕，一旦開通，難保不引外人上門。一面又不願把這天然之利，由己獨佔，好在附近山民不多，知道的人極少，又都視爲利藪，祕不告人，來往均有定時，路更險峻，知道鹽區的，不過十多個挨近天山的土著，每來採鹽一次，多是結伴同行，翻山越嶺，險阻備嘗，崖上設有望台，山民來時，老遠可見，便由他去，嗣見派去採鹽的人，常因路險受傷，雖有雲梯，以供上下，仍然不免失足傷亡，事有湊巧，那年忽然地震，崖底震開了一條裂縫，能容一人出入，形如之字，於是特用匠心修治，除入口設有掩蔽，和三道鐵閘而外，並在崖那面，隱僻之處，設下一座鹽庫，命人輪班留守，連採帶運，到了崖下，再由長繩繫上，除風雪盛暑而外，常年不斷，遇有外人來此採鹽，立即藏起，一直多少年，均無人知，鹽坑東面，有一山谷，不知由何處遷來一夥人，先看他似和武成一類，洗手的江湖中人，祇是人數甚多，人種也雜。爲首三人，均是山東一帶口音，另外只有一個，哥薩克酋長，帶了一隊回族，聚居一起，在谷中設下一座大寨，常時分頭出外，多是空人空馬出去，滿載而歸，中遲聞報，料知這夥人，均是隱伏山中的大盜，命人尾隨，查探了幾次，均因對方，行蹤詭祕，出山時，全都扮着行商，耳目甚多，武功也好，行劫多在邊境一帶，祇有一次，爲首三人，遠赴河南，搶了大批財貨，由此

便未再出，姓名也隨時更換，僅僅知道內有一年長的，外號九頭獅子，似是衆中之首，別的全不知道，對方也是缺鹽，不知怎的，去年春天，有七八個探鹽土人，措鹽出山，被他擄去，拷問鹽從何來，問出真相，立命賊黨往探，雙方差一點，沒有撞上，中遲雖然不怕，因見賊黨人多，惟恐生事，幸而事前存鹽甚多，嚴令衆人留意，彼去我來，不與對面，探鹽時更要平均採取，少現形迹，遇到賊黨一走，立時加工多探，存鹽加急運回，將庫毀去，居然事隔一年，尚無動靜，也是去的人，稍爲粗心，又見賊黨，個個强悍凶橫，探鹽時口發狂言，實覺有氣，這天合該有事，頭天賊黨搬了許多鹽塊，沒有運完，散放滿地，又無秩序，鬧得路都難走，去的人少年氣盛，見鹽堆甚多，想起快要冰雪封山，探不幾天，近日賊黨來得太勤，川流不息，自己已有多時，不曾探鹽，一面率衆探掘，同時氣不過，把賊黨所堆的鹽，取走了些，初意採完這一次，本堡已可夠用，便是賊黨發現，也不妨事，那知對方，早就生疑，祇爲鉄堡側面，地勢既好，防備又嚴，上有專人瞭望，賊黨一出谷口，便被發現，以致用盡方法，尋查不出形迹，這天盜首九頭獅子龍天化，聽賊黨歸報，說每次探鹽，如若無人留守，鹽坑崖形必變，彷彿被人掘去不少，所留記號，十九不見，暗中探鹽的，少說也在百人以上，老賊暗忖山勢險峻，尋常人決難到此，這多的人，從未露出一點蹤迹，平日藏身何處，大是疑問，對方必非庸手，人數又多，爲何不肯露面，料定巢穴是在左近，想起自己，身犯重案，樹敵又多，特意來此隱藏，如被外人知道，傳說出來，立有禍事，故意前一日，將鹽留下許多，親身前往，做下暗記，次日往看，不特形勢已變，竟連自己所積鹽堆也被

取走了一半，一算人數，當在二百左右，山高路險，帶上這多的鹽，如何飛渡，近日各山口必由之路，又曾命賊黨防守，未見一人經過，忽然一日之內，被人採掘去大量的鹽，豈非奇事，心中驚疑，立意查探一個水落石出，誰知中遲，更是謹慎，一聽手下取來賊黨存鹽，料定有事，早下令把人全數撤回，一面用山石，連夜封閉入口，地本隱僻，路更難行，掩蔽甚巧，賊黨費盡心力，除却那危崖，是座參天峭壁，寸草不生，無法攀援而外，什麼也未找到，那鹽庫是一大崖洞，雖被發現，覺出有人住過，並還留下少許鹽粒，但也無用，越想越可慮，便命賊黨，分班埋伏守伺，無奈鉄堡中人，已奉嚴命，本山存鹽，足敷三年之用，賊黨已然生疑，不奉命，誰也不許自由出入，賊黨空守十多天，直至大雪封山，始終沒有見到人影，本年開春雪化，老賊想越崖來探，又因崖勢高峻內凹，四面無路可上，祇得暫時罷了，現在雙方，均覺左近埋伏有一個隱患，中遲自不肯多事，連鹽也不許再採，賊黨却是放心不下，中遲聽說賊黨四出覓路，想到崖這面來，查探有無人居，心想賊黨，武功甚好，現存此心，早晚必被尋到，便和朱武夫妻商計，朱夫人程賢貞，力主先發制人，不可因循，應先探明虛實，能夠除去更好，否則，便給他一點厲害，並下警告，說明彼此兩不相犯，鹽坑作爲公有，雙方每隔一月，輪流採取，再來附近窺探，便與一拚，並願親代中遲，往探賊巢，去下警告，中遲覺着賊黨人多，消滅甚難，如被漏網，便留後患，因循也非善策，祇不放心賢貞，孤身赴險，便命蘭珠，相伴同行，總算還好，賢貞和蘭珠去時，老賊忽由一新來好友口中，得知鉄堡，就在附近一帶深谷之中，全堡男女，個個英雄，所居桃源樂土，外人休

想入境，這才想起，採鹽避人之事，有些醒悟，料知對方，祇不與外人往來，並無他意，心雖放寬一半，仍想探出一個底細才能，頭天得信，第二日深夜，賢貞蘭珠便到，原來賢貞舊居烏牛岬，就在那條山谷的西面，谷名白熊嶺，以前常有白熊出現，賢貞時往獵熊，去過多次，地理甚熟，知道有一祕徑，可通賊寨之後，并還有一山洞，內中歧徑縱橫，通路甚多，即使遇險，也可藏伏，年前又蒙雪衣老人，賜有飛行甲馬，萬一被人發現，衆寡不敵，脫身容易，中遲知他有名女俠，現雖中年，武功並未荒廢，又是雪衣老人，記名弟子，決無妨害，方始應諾，到時，老賊正在後寨，和妻子談起鉄堡之事，賢貞聽明，立時將機就計，命蘭珠埋伏房上，突然穿窗飛入，老賊先頗驚慌，及見來人，是個中年俠女，自道來意，並說鉄堡異人甚多，本是避世之人，不願與人來往，故連採鹽，均避道而行，本不想驚擾你們，祇爲貴寨，屢次命人，尋找入境道路，好似存有惡意，我們向來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不知貴寨是何用意，爲此每月命人來到貴寨查探，看事行事，今夜是我輪班，方始聽出貴寨主，祇想探明虛實，未存惡意，現在當面言明，輪流採鹽，兩不相犯，鉄堡不容外人入境，乃是舊例，便是堡主也難更改。所望彼此守約，隱蔽行蹤，誰也不可向外提起便了，老賊見賢貞，英姿颯爽，望之如仙，大是驚佩，妄想結納，方欲挽留少坐，賢貞把話說完，故示神奇，把手一躬，道聲驚擾，仍然穿窗飛出，到了屋頂，手拉蘭珠，暗取飛行甲馬，如法施爲，一片青光，立擁二女飛去，晃眼不見，月光之下，望去仙袂飄飄，雲光電馳，宛如天人，老賊越發駭異，由此下令賊黨，除在單月，前往採鹽外，不許再在崖前走動，兩下相安至今，居

然無事，因為這裏，氣候溫和，極少奇寒盛暑，四時草木不凋，後山一帶，離此十里，當此隆冬，已覺寒冷，崖那面是冰雪滿山，一崖之隔，相差竟有兩三個月氣候，近月聞報，崖那面，忽來了十幾個賊黨中的，少年男女，滑雪為戲，先未留意，日子一多，想起崖後，地氣溫暖，雪積不深，白熊嶺谷外，大片平陽，正是最好的滑雪場，為何捨此就彼，所滑之處，雖然離崖尚遠，但是每日，總有數人，好似故意追逐，直達崖下，繞行上三四次，方始回轉，日常如此，未免生疑，但又猜不透對方用意，今日雪衣老人，忽然飛降，中遲偶談然到此事，並問賊黨，近在隔山，將來有無危害，老人說了幾句偈語，好似吉凶互見，推詳不出，走時，說要遊玩全景，祇令中遲父子陪去，遊玩一週，方始飛走，客來以前，朱家忽有遠客來訪，中遲也與來人相識，又知待不多時，便要離去，故率蘭珠，前往相見，意欲親送出山，客去回來，九俠想也到齊等語，四俠聽任龍把話說完，自免不了贊佩幾句，張婉插口道，來時，聽耿鍾二兄說，堡主之女，蘭珠姊姊，文武全才，美如天仙，以為一到，便可相見，不料有事他往，不知何時才來呢，李琦笑道，九妹就是這等天真，我們此後，便要託庇堡主門下，這位女英雄，遲早相見，心急作什，我到是想，朱兄夫婦，多年不見，趁着主人未歸，想煩任兄，乘主人未歸，帶往一訪呢，張婉笑道，七哥說我心急，你呢，朱兄聽說你來，還有不來的麼，任龍方答，朱兄必隨堡主出山去了，否則，四位騎鵬光降，斷無不知之理，他夫婦得信早趕來了，張婉笑問，蘭珠姊姊出去了麼，任龍答道，家叔因雪衣老人說，舍妹眉間，殺氣甚重，不令出山，就去也到山口為止，快回來了，聽說今日來客，也是

一位異人，同來一男一女，男的不去說他，那女的武功甚好，人也極美，舍妹最愛這樣人，如非雪衣老人在坐，早趕去了，此女幼遭孤露，蒙那異人收養，聞有暫居本堡之意，舍妹此時未歸，也許猩猩相惜，正談得高興頭上呢，話未說完，隨聽窗外少女，說笑走過，任龍笑說，舍妹連那位俠女，同回來了，忙往外走去，隨聽少女口音說道，想不到今日來客，會有兩位俠女，我這神氣太野，如何能見南國佳人，請金姊姊和家兄，先往書房相見，妹子換了衣服就來，另一少女，答了兩句，也未聽清，任龍便同一少女，走了進來，四俠本在廳左書房之內，李琦因見牆上，掛一蘇東坡真跡，紙墨如新，書法精妙。確是過海以後，晚年精品，早就心愛，任龍一出，便即往觀，一心辨認紙墨，領會書法，外面說話，也未聽見，那墨迹正懸門側，越看越好，不禁出神，方說了一句，真個妙極，門帘啓處，任龍同了少女走進，男女二人，恰好對面，李琦驟出不意，祇覺眼前，倏地一亮，忙往後退，任龍已爲雙方引見，才知少女，名叫金靈筠，年已廿六，看去祇似未滿二十光景，穿着一身尋常裝束，服飾淡雅，生得貌比花嬌，人同玉潤，宛如朝霞和雪，自然美艷，容光照人，李琦年近三十，尙未娶妻，向不縈情女色，不知怎的，一見靈筠，自生情愫，覺着奔走江湖，足跡幾遍天下，似此天人，尙是初見，分明是冰肌玉骨，珠貌花容，月殿仙娃，來自天上，人世之間，那有這等絕色，不禁看得呆了，金國士見李琦，看人看出了神，雖在隨口問答，目光老不離開靈筠身上，知他老成，向來不看女人，衆弟兄姊妹，爲他婚事，不知費了多少唇舌，也遇見過不少佳麗，始終固執不允，對於九俠張婉，那等美貌，也祇視若小妹，照此第一次見人，

便這等關情，從所未有，先還以爲他另想什事出神，未必是對來人而發，後來看出有異，大是奇怪，惟恐對方誤會，又見靈筠，始終冷冷的，反因李琦看他，微帶不悅之容，暗忖七弟，少年英雄，名滿江湖，又未娶妻，並是九俠之首，以前所到之處，除那自慚形穢的而外，稍具幾分姿色的婦女，就不一定有婚姻之想，十九對他，另眼相看，便自己也是如此，同是一盟弟兄姊妹，却對他獨厚，也說不出是什麼原故，像對方這等神情，尙是初次，惟恐初來，引人誤會，正想暗中點醒，張婉笑問七哥，你看這位金姊妹，可像前在長安所遇的，那位辛麗人麼，李琦聞言，忽然警覺，不由臉上一紅，自知不應如此，又聽出張婉，借着諧聲取笑，越發不是意思，忙即乘機接口答道，我乍見金俠女，幾疑熟人，現方看出，尙有不同之處，說罷起立，仍裝看字，走向一旁，心中却是亂極，也說不出是何原故，因恐對方疑心，不便再看，正想平生自愛，女色素所厭憎，怎見此女，不能忘懷，忽聽門外，少女嬌呼，三哥，九俠都來了麼，任龍剛答，那有這快，任蘭珠已走了進來，四俠見蘭珠，也是身材婀娜，丰神如仙，又穿着一身極華貴的前朝裝束，越顯得其人如玉，光艷照人，金張二俠，均覺來人，與金靈筠，秋菊春蘭，一時瑜亮，同是美艷如仙，休說男子，身是女人，也由不得要多看他二人幾眼，以爲李琦，定和方才一樣，那知雙方敘禮，歸座之後，李琦便復常態，落落大方，更不再作劉楨平視，反是蘭珠，對於李琦，格外殷勤，問長問短，談笑風生，大有相見恨晚之概，靈筠先對李琦，本有愠意，及見蘭珠到後，不再似前對人呆看，久聞李琦，少年英雄，人甚方正，許是方才另有心事，並非故意，金國士又湊了過來，說李琦爲人

，如何好法，至今獨身未娶，無論親友部屬，全都對他敬愛，親同骨肉，名滿天下，對人最是謙和忠實，但他對外，雖是智勇雙全，機智絕倫，對自己人，却是胸無城府不喜作偽，形迹往往脫略，心實無他，久處自知等語，靈筠知道方才厭惡，被他看破，心想對方，委實俠義名高，多半誤會，身在客邊，如何對主人的貴客，冷淡起來，一面隨口敷衍，一面也隨同說笑起來，李琦何等聰明，早看出對方，先有不悅之容，再想到初來作客，應加檢點，這一留心，自更看不出破綻，靈筠越發認定，先是誤會，不再生疑，談了一陣，下人入報，諸俠已騎鵬飛降，衆人忙同迎出，行時，金國士朝李琦，暗使眼色，又朝靈筠，把嘴一努，李琦故作不知，同到外面一看，大俠段泉，三俠崔南州，四俠黃建，六俠萬方雄，八俠成全，已同飛降，最奇是所有部屬牲畜，行囊用具，也同運到，兩者相差，祇一盞茶的功夫，李琦等四俠，大爲驚奇，一問萬方雄，才知途遇雪衣老人，用仙法運送來此，連先前打算，中途棄掉的牲畜，也全搬運了來，王藩喜道，我們此行，備歷艱危，祇說前途茫茫，到那裏，算那裏，就說烏牛岬朱家，可以投奔，一則，他那裏開闢不久，我們帶有這多人馬，未必容納得下，敵人追蹤又緊，人家好好歲月，也防連累，本就爲難，實逼處此，途中又遇狂風大雪之險，眼見進退兩難，不料仙俠垂憐，援助出險，又得到這等天堂樂土安居，直和平地登仙一樣了，李琦接口問耿鍾二俠，怎未回來，烏鵬飛走了麼，八俠成全答說，耿和路遇雪衣老人，匆匆說了幾句，便先飛走，鍾靈將人用烏鵬送到以後，說奉師命有事，改日來訪，隨即飛走回山去了，蘭珠笑道，這位鍾兄，看去年幼，實在比我還長一歲，人最熱腸忠實，他愛

飲酒，老想來玩，正學飛劍，無暇分身，他師父對我甚好，有求必應，早知如此，方才向老人求說，就留住了，李琦最喜結交劍俠異人，本想到後，再和耿鍾二俠求教，並爲引進，又知雪衣老人，所居鷹巢頂，遠在北天山絕頂，地勢高寒，四外均是冰河雪壁，人不能上，這一去，不知何時再見，聞言好生失望，隨向任龍問明紮營之處，照主人所說，將部下牲畜，暫行領往後山空地之上，支起帳幕暫住，等日後建好房舍，再行移居，明日由堡主，分配耕地，和堡中人一樣，按着各人技能心喜，各執其事，對於爲首九俠，主人自聽雪衣老人一說，早在堡中，安排下一所大房舍，以備同住，李琦想等隨來諸人走淨，再行入內，蘭珠說，來客已由三哥，派有專人，分別款待，這多東西，要到何時，才能運完，我知諸兄，一路風塵，必多勞苦，已命備筵接風，想已備好，請到裏面，同飲幾杯罷，李琦本還想將衆安排停當，親往看過，再行入席，因見主人，詞意殷勤，不使違拂，再看金靈筠，回了金國士二女俠，已然轉身走進，方一尋思，段泉笑道，主人盛意，七弟和各位弟妹可先入坐，我等他們，紮好帳篷就來，蘭珠還想連段泉，一齊勸進，張婉在旁笑道，姊姊，不必客氣，這幫同人，全是忠烈之士，萬里相隨，親同骨肉，平日患難相共，大哥，七哥，又最愛護他們，每到一處，總是親身安置，再顧自己，如非姊姊盛意，這裏又是桃源樂土，凡百齊全，七哥先不肯捨之而去，我們先往入席，就由大哥後來罷，蘭珠人最天真豪爽，本和李琦，一見投緣，主要以他爲重，見祇段泉一人在外，便不再相強，回去裏面，盛筵果已備好，原是兩桌，蘭珠說，九俠兄弟，異性骨肉，不要分開，同坐一席，也熱鬧些，於是併成一個大圓桌，賓

主共十二人，一到席前，國士靈筠也由別屋走來，蘭珠先讓李琦首坐，李琦不肯，說靈筠遠客新來，愚弟兄以後，便是老堡主的臣民，應由金俠女上坐才是，蘭珠還在力勸，任龍在旁，見蘭珠當日，分外高興，九俠均是遠客，祇讓李琦一人，於理不合，笑道，四妹，九俠同盟弟兄，雖是李兄統率全軍，平日相處，必有秩序，李兄如何肯居上坐呢，蘭珠猛想起，都是遠客，不應單讓李琦，不禁臉上一紅，方要開口，金國士已先笑道，我們弟兄姊妹，原不甚拘形迹，七弟雖是統率三軍，平日由他發號施令，但在無事時，因有諸位長兄在上，一向拘謹，我看靈筠姊妹，如若太謙，把這首坐留與段大哥罷，蘭珠自覺對李琦，格外看重，失了常態，本自臉紅，聞言乘機答道，我祇當李七哥，是九俠之首，忘了雁行之序，既然這樣，靈姊先已和我，結為姊妹，也算主人之一，自不肯居上坐，妹子也不和他客氣，就留給段大哥，依次入座，小妹也不再照俗禮了，九俠多半世家子弟，忠烈之後，平日飲食，也頗講求，此次帶領大隊人馬，萬里投荒，久已不嘗珍味，堡中富足，常年安樂，飲食精美，蘭珠知九俠好量，又命人開了一罇，四十年陳酒，用茶兌好敬客，越發助興，滿席談笑風生，李琦先因初見靈筠，驚艷出神，嗣後警覺，暗自矜持，不敢再隨便注視，無如情芽已生，越想看，越忍不住瞟上一眼，這時，段泉剛回入坐，天已入夜，明燈之下，觀看美人，自更嬌艷，偶一眼望見靈筠，手持銀壺，正向國士敬酒，那一隻玉手，看過去賽雪欺霜，柔若無骨，端的粉鑄脂凝，玉指纖纖，春葱也似，愛極之下，頓忘顧忌，由不得又多看了兩眼，靈筠人雖活潑，但極聰明，又長了幾歲年紀，心思細密，先聽金國士力言，對方人品武功，如

何好法，加上平日耳聞，知不是假，入席以後，見蘭珠對他，格外慇懃，又是主人，李琦雖然答話謙和，意志不屬，老似在想心事神氣，自己稍有言動，却甚注目，心中奇怪，暗忖此人，莫非對我，有什麼事不成，以他名滿天下，少年英俊，蘭珠那等自負的人，尚且格外垂青，別人可想，這半日間，細查他的容止談吐，果然名不虛傳，誰嫁此人，也是福氣，無如相逢已晚，對方果有什麼心思，以後常在一起，堡中上下平等自愛，又無男女之嫌，容易相見，到須對他留意才好，想到這裏，把頭一抬，兩下目光正對，李琦先在看手，原未留心，及見對方，一雙妙目，淨若澄波，正在注視自己，以為心思，又被看破，忙即低頭舉杯，就勢笑道，我敬金俠女一杯如何，本意掩蓋，繼一想，主人尚未還敬，怎單敬他，臉上一紅，正有點窘，蘭珠接口笑道，七哥，我們以後情如一家，請各按年歲，以弟兄姊妹相稱，省得俠女俠女的刺耳，李琦忙道，這樣甚好，隨即把杯放下，靈筠天性溫柔，動作較緩，見他舉動失常，把杯放下，暗中好笑，張婉與李琦並坐，看出雙方神情有異，忙道，我們九人，祇段大哥，滴酒不飲，七哥雖然能飲幾杯，往往易醉，醉後說話，每失常度，我看大家，量已差不多，請主人賜飯罷。李琦知爲自己掩蓋，笑答，此酒太好，我已不勝酒力了。蘭珠祇當真醉，忙說無妨，立命侍女，取醒酒丸來，九俠笑說無須，蘭珠仍命將藥取來，勸李琦服了，隨命端飯，衆人吃罷，蘭珠又陪九俠往所居客館，分坐獻茶，那客館在堡中，花園之內，本是主人消暑之所，陳設齊備，房舍又多，祇臨時添了九張大床，金張二女俠，同居一室，另有套間，以備更衣之用，段王諸俠，也多是二三人同居一室，另有會客練武之處，祇李琦

所居，是兩明一暗，外有耳房平台小亭的精舍，陳設用具，也更精美，偏在客館左角，內裏相連，平台外面是片花林，中有畝許大的空地，和一座做篷，蘭珠笑說，我因想和七哥討教，特意安置在此，我平時練功，就在林內，遇到雪雨，便往篷內，此時天黑，我們屋裏談罷，靈筠看出蘭珠，對李琦十分看重，心想這兩人，實是天生佳偶，聞說係中少年男女，隨便往還，祇要自願，除非對方人品不好，父母決不過問，但是雙方至少須經一年之後，方始各稟父母，互相攷查對方人品，技能心性，爲此雙方心性才能，全差不多，人人自愛，文武全才，各具專長，若其自知才貌不配，或是心性不投，便知難而退，極少勉強，又最重視貞操，祇管往來親密，從無苟且，事前經過長時間相處，再經父母尊長考查，平日坦白，男女均無虛僞，相習成風，加以夫妻均有職業，除固定令節良辰，每月定時遊樂，或是遇到春秋佳日，堡主發令，休業三數日，舉國同歡，輪流作樂而外，勞逸同沾，從無外務，遊樂都是賞花玩月，避暑消寒，滑冰打獵，選勝登臨，或是賭酒吟詩，比武角力，蒔花賽會，互爭新奇之類，因此除却彼此情性不投，或是發現對方情義不真，因而在中變外，成婚以後，大都互相敬愛，借老無猜，絕少乖違，從無外遇，事實上也辦不到，不論男女，家庭之內，如有變故，必遭衆人恥笑，法令制裁，人知廉恥，無不守法，尤其是男女一律平等，不論何方，均可先行發動，開頭那怕對方，無什情愛，祇要自己願意，便可向其用情，非經數月年餘，對方始終淡薄，不肯接受，方始罷休，在前半求愛期中，一味以至情感動，從不計及對方如何，照着以前所聞，堡中風俗，和在朱家所聞，蘭珠心性爲人，分明對李琦，一見鍾情，自己身

世飄零蒙他父女厚待，蘭珠更是情厚，一見知己，他又輕視堡中少年，不肯允婚，難得有此機緣，正好爲之作合，念頭一轉，見蘭珠目光，總是注視李琦身上，天已二更過去，還不說走，方自暗笑，忽想到自己身上，不禁心煩起來，便向金張二女俠道，二位姊姊，萬里長征，想必疲倦了吧，任龍早想九俠安息，因見蘭珠，笑語生春，還想再談下去，知這小妹，素來嬌慣，不便掃興，見九俠中，黃建，萬方雄，已有倦意，聞言乘機說道，天已不早，來日方長，我們走罷，蘭珠早知天晚，祇不捨走，笑答，我想爹爹，今夜必回，原欲等他回來，見客再走，省得往返，不想祇顧談話，忘了時候，諸兄請自安息，我已派有兩人服侍，有事祇管吩咐，明日再暢談罷，說罷，便自作別，九俠紛起道謝，送走主人，金張二女俠，知道衆人多未看出李琦心事，不便明言，祇朝他笑了一笑，略談幾句，衆人分別安睡，這一夜，全都夢穩神安，祇李琦一人，臥在主人特備的，精室之內，祇一閉眼，靈筠的情影，立時浮上心頭，不知怎的，丟他不下，連自己也覺奇怪，子夜過去，方始入睡，夢見靈筠，同一瘦長少年，相對嘻笑，正在嘲罵自己，心方一酸，靈筠忽然持刀趕出，迎頭欲斫，少年似是靈筠情侶，知道自己痴愛靈筠，不特不怒，反到笑顏，上前勸解，靈筠却似恨怒已極，猛力一刀，當胸刺進，竟將一顆通紅的血心，刺將出來，因想心上人，怎如此狠毒，又當必死無疑，側顧少年，哈哈大笑，滿臉得意之色，越發悲憤填膺，當時急怒交加，大叫一聲，驚醒過來一看，已是紅日滿窗，花影在壁，案頭上所供臘梅水仙，開正繁盛，爐火熊熊，幽香沁鼻，滿室溫暖如春，榻上衾枕，均是綾錦製成，織繡精工，溫軟非常，白天看去，陳設尤爲華

美完備，舒適已極。內有幾件物事，連同案頭文具，昨夜未見，頗似新添，知道久歷憂患，初入安樂之鄉，昨夜遲眠，因而晚醒，正想起夢境奇怪，待要下床，忽聽少女，低聲說笑，似往室中走來，忙又臥倒裝睡，隨見二女鬢走進，內中一個，手捧銀盤玉碗，進門見李琦閉目未醒，重又退回，低語笑道，怎的此時未醒，莫非我聽錯了麼，另一個笑道，今早小姐命我二人，來此伺候，曾說李七爺，風霜勞苦，聽其自醒，不要驚吵，方才金張二女俠，來此探望，也被請走，先前夢話之後，叫了一聲，許又睡去，我看還是不要驚動罷，前一個笑答，小姐從未這樣厚待客人，真是奇怪，從清早忙起已來三次了，李琦聽主人，如此殷勤，心甚不安，忙咳嗽了一聲，二鬢趕進，笑道，七爺可要起來麼，李琦笑答，昨夜入夢稍遲，醒太晚了，請先出去，我就起床，內一女鬢笑道，盥洗水均在外屋，這是老寨主每天必用的白蓮心，可要先吃點心，再去洗嗽，李琦聞知二鬢，一名紅杏，一名海棠，年約十二三歲，俱都貌相秀美，靈慧解意，方覺口還未嗽，如何先吃點心，海棠已自覺察，笑道，此非尋常蓮心，乃本堡虎珠潭中所產，實是仙種，共祇數十本，雖然四時花開不斷，蓮房甚少，又須每日清晨，現採現吃，空心下肚，才能生出靈效，產量爲數不多，僅夠二人之用，老堡主雖是一國之首，平日祇此每日兩碗白蓮心，是他父女獨享，別無過分之處，此蓮花大如盆，實大如棗，輕身明目，好處甚多，因老寨主昨夜未回，多出一份，小姐特命與七爺送來點心，照例要在床上吃，少睡片刻，起身才好呢，李琦接過一看，蓮心果是格外肥大，其白如玉，祇嘴上一點猩紅，看去鮮艷非常，共祇九粒，還未入口，便聞清香，二鬢連聲勸用，便吃下去

，果然色香味三絕，甘腴肥嫩，無與倫比，二鬢接碗退出，隨即起身洗嗽，正想往尋段王諸俠，忽聽男女笑語之聲，蘭珠已和諸俠，一同說笑走來，張婉首先笑道，七哥，怎起得這晚，莫非還有什心事麼，李琦見靈筠，不曾隨來，想起昨夜夢境，臉方一紅，蘭珠笑道，烈士暮年，猶有雄心，何況七哥，英年壯志，我們這裏，雖是世外桃源，畢竟大漠荒山，安居尚可，欲以一成之旅，光復故國，終是艱難，怎能免去心事呢，李琦聞言，猛想起同來諸人，尙未往看，好生不安，忙問大哥和諸兄弟妹。

第二回

劍蒸冲霄絕壑雄風尋煉士
香光知海萬方儀態照華燈

今早可曾往看同來弟兄麼，王藩道，七弟從來無此晚起，大哥和我們去過了，本想還要喚你同去，被主人攔住，他們見主帥未來，當你近日太累，在此病倒，想來看望，經我力言，說你睡得太晚，破例遲起，午後必往相見，方始罷了，李琦因自己素得衆心，每次行軍，必把部下安排停當，昨日被主人強勸、不曾親去，今早是第一天，理應早往慰問部署，沒知段泉等諸俠，兩次想喚，均被止住，未得同行，幸是相隨多年的門人舊部，否則，平日患難相共，才登樂土，便忘袍澤，如何問心得過，蘭珠雖是好意，幾乎誤事，心中有些不快，不便出口，張婉深知李琦性情，見他說笑勉強，以爲先前不留神，點破他的心事所致，恐其不快，方要開口，李琦忽道，大哥且陪主人少坐，我和二哥五姊看他們去，這時蘭珠已命人備上一桌極精美的早點，忙笑勸道，七哥吃完再去罷，已快擺上了，李琦正色欲答，金國士

早看出蘭珠，格外垂青，早來又聽靈筠，暗表心事，想起好笑，恐李琦性剛，答話太直，忙接口笑道，七弟自來與他們，同甘共苦，身先士卒，不去看過，心決不安，勉強留下，也吃不好，不如聽其自去爲是，蘭珠笑道，那我們也全同去，看貴部有什需要飲食起居，是杏如意，我好發令設備，七哥是自己人，有話吩咐，無須客氣，李琦連忙答謝，說此間已是天堂，有何不足之處，不過舊例如此，早點珍品，已經拜領，昨日又叨盛宴，初來寶山，今午意欲與他們同飯，等老堡主回來，再陪未座，不知可否，還望俯允才好，蘭珠早來，已和段王諸俠說，昨日匆匆，不會吃好，當午備有接風酒筵，祇差一個多時辰，便要入席，不知怎的，對於李琦，竟是百依百隨，聞言立時笑答道，我因昨日簡慢，今早另備有兩席薄酒，七哥既以貴部爲重，率性由我告知家兄，不等家父回山，便先犒勞，大家同往紅雪溪，柳花校場，同作野宴，由七哥校閱，使小妹也一觀軍容之盛，豈非快事，九俠覺着，萬里投荒，眼看絕路，忽入桃源，望門投止，堡主素昧平生，尙未見到，對方又是世外高人，雖然平居不廢武事，只爲山居猛獸太多，時須防禦，安不忘危，並防外患，原無兵戎之事，我等身是外客，帶來這多人馬，本照舊例，不許外人入境，雖因雪衣老人，先爲關說，到底謹細爲是，如何初來，便整軍耀武，出自主人，尙且不可，如由自己主持，無異向人示威，喧賓奪主，一個不巧，便易引出疑忌，又見蘭珠，誠懇天真，祇圖結交來客，想到就做，任性而行，毫不盤算，雖是女中英俠，堡主嬌女，全堡愛戴，又是未來堡主，到底年輕，能否完全作主，也說不定，正在同聲謙讓，說我等人多，蒙堡主破例收留，已是萬幸，如何班門弄斧，

萬萬不敢放肆，蘭珠力說無妨，一面把手微揮，慧婢海棠，早往外趕去，蘭珠隨請更衣起身，並說家父不在，蒙堡人推愛，照例是由小妹，代行政令，祇要不關公衆，這類事，等於平日偶然作樂遊戲。那柳花原一帶，乃本堡閱軍教場，風景甚好，因是專爲演武防敵之用，向由家父和小妹作主，可以不經衆議，便宜行事，近數月來，家父因覺強敵，近在隔山，惟恐萬一有事，人少力薄，難得勁旅天降，全堡人民，最敬雪衣老人，聽是老人引來，全都高興非常，以後直似一家人，千萬不可客氣，九俠知攔不住，祇得聽之，隨同起身，走到路上任龍和海棠，對面迎來，說是本定午間爲新來諸健兒接風，備有牛酒，適聽四妹，命海棠來報，重又傳令，好在食物現成，天才辰刻，閱操之後，犒士不晚；馬也備好，多是諸兄自帶名駒，祇換了一副鞍轡，另外把堡主所乘小白龍，借與七弟乘騎，由四妹作陪，豈不是好，蘭珠與李琦，本是夙緣，一縷情絲，早繫在對方身上，聽出任龍此舉，含有深意，心事已被看出，聞言心喜，笑道，龍哥真好，任龍方答，校場遠在後山，離堡十里，這等慢走，豈不耽延，忽聽遠遠鸞鈴響，與羣馬奔騰踏地之聲，由一條兩行喬松對峙的石路上，遠遠傳來，緊跟着，便見楊三，回了兩個健兒，帶着十幾匹良馬，如飛馳到，那條松徑，寬約五丈，兩旁都是蒼松翠柏，粗達數抱，矗立如蓋，雖是隆冬，依然一片青蒼，望若兩條綠龍，蜿蜒於白石大道之上，道旁更雜蒔着各種花卉，紅紫相間，五色繽紛，馬又一色純白，配上紅鞍紫轡，遠望過去，宛如一片白雲，擁着幾團紅光，電馳飛來，顯得人物風景，壯闊清麗，美觀已極，一會馳到面前，楊三和兩健兒，行禮之後，便請上馬，所乘的馬共十六匹，李琦知道

隨來白馬祇十四匹，餘者俱爲雜色，故以主人名馬配上，馬早洗制干淨，路多石地，平坦清潔，一塵不染，人馬衣飾，又極華麗鮮明，真比畫圖還好，尤其李琦蘭珠所乘，乃是一對年口相同的伊犁名產，又高又大，其白如霜，馬毛又全剪短，祇剩薄薄一層貼在身上，映着日光，閃動起片片銀花，長鬃如雪，噴氣成雲，顧盼騰躍，神駿非常。九俠年紀，大的還不過四旬，又多川湘江浙諸省的文武世家子弟，衣着素有講求，來時金張二女俠，料知盛況，強勸李琦稍留，全換新衣，戎裝佩劍，份外精神，蘭珠主婢也匆匆換上一身俠女裝束，披着一領猩猴紅的披風，騎在馬上，越覺英姿颯爽，艷光耀目，李琦又是衆中美男，貌相英武，鳳目長眉，面如冠玉，上馬以後，人更英雄，二馬同行，二人並轡而馳，端的一個英雄，一個美人，天生就一對，誰也不虧負誰，衆人均想這男女二人，真乃璧合珠聯，無雙佳偶，難得此女，一見傾心，深情無形流露，小姑待字，正好求婚，保主回來，十九成功，多以爲是一段好姻緣，及見蘭珠，緊傍李琦之右，滿面春風，目光不時注向李琦身上，意甚親切，李琦偏似落花有意，流水無情，雖然答話謙和，並不側顧，神態甚莊，有時還像在想心事神氣，往往答非所問，除金張二女俠外，都覺李琦，平日任憑對方鍾情熱愛，不肯領受，還可說是女的才貌，難與相配，像蘭珠這樣，人品文武，十全十美，從來未見，怎會毫不留情，往常還有一個敷衍，不使對方難堪，怎會如此冷熱相差，方覺奇怪，忽見曲逕松林轉處，先是一片山崖，上下種有千百株梅花，山中地暖，滿樹繁紅，多半含萼欲吐，帶來十分春意，耳聽羣馬嘶聲，各人坐下良駒，也昂首驕嘶，互相遙應，馬行更快，順着崖坡，再轉過去，馳

入大片花林之中，還未走出，便見前面林外，又現出大片平原，地上立着十幾座帳幕，行列整齊，好些健兒，正在兩旁垂楊之下，馳馬爲戲蹄聲得得，密如擂鼓，刀光矛影，映日生輝，各人均換了一身新的戎裝，端的人強馬壯，興高彩烈，李琦想起今日處境，全由主人所賜，由不得心生感激，對於蘭珠，本未輕視，祇爲夙世情孽，一見靈筠，便自愛極，雖以萍水相逢，愛苗怒生，兩情未接，平素自愛，未生遐想，但是婷婷倩影，深印心頭，怎麼也放不開！又見人未同來，生出一種極微妙的失望，神志不屬，無心言笑，並非故意簡慢，這時一見人已出林，岸側梅花更多，燦若紅霞，校場地勢廣大，三面楊柳環繞，雖因冬日，尙是空枝，高林疎秀，長條分披，柳芽未綻，已有生意，馳道兩旁也和來路松徑一樣，種滿草花，士馬又是那樣歡騰，九俠剛剛出林，立時鼓角齊鳴，歡聲雷動，晃眼人馬歸隊，排成兩行，立時鴉雀無聲，祇見旌旗飄飄，刀光映日，連人帶馬，宛若木偶，靜蕩蕩，齊整整，排列出一個，梅花形陣勢，立在廣場中心，一動不動，戎裝兵器，一例鮮明，這等軍容，再配上萬樹梅花，一環高柳，兩列繁英，大片平陽，越發如火如荼，盛極一時，按轡迎風，正覺得意，忽聞轟雷也似，一起喝彩，衆聲喧嘩，潮成一片，定睛四顧，原來環着校場遠近，多是平地拔起，滿生花樹的，奇峯怪石，峻嶺崇岡，這時堡中人民，也紛紛得信，遠道趕來，因堡中法令，凡關武事，和對外敵，堡主具有無上威權，校場雖非禁地，向例不奉命，無人擅入，相沿成習，來人均立在左近峯嶺，岡石之上遙觀，見此軍容，齊聲喝起彩來，李琦既覺主人情重，又覺這等耀武揚威，不是客禮，老大過意不去，蘭珠却笑說，七哥，你看本堡人民

，對你諸位如何，李琦忙笑答道，愚兄等蒙主人如此厚待，何以爲報，真教人慚感無地啊，蘭珠不知段王諸俠，被金國士，暗中示意，借着領隊爲由，催馬往前趕去，任龍又早離開，去備花紅犒賞，祇二婢隨馬在後，見李琦和他，並轡徐行，笑語溫和，滿臉感謝之容，不似先前，有問才答，表面謙恭，實則冷淡神氣，芳心更慰，側顧無人，低聲笑答，七哥以後常居此地，本是一家，分什賓主，昨晚說好序齒，以兄弟姊妹相稱，怎又見外，不嫌高攀，喚我蘭妹如何，李琦方才心中有事，不曾細看，這時見他，換裝之後，越顯得明眸皓齒、微笑嫣然，光彩煥發，英姿美豔，比起靈筠，正是一時瑜亮，難分高下，又明知他，柔情欲吐，對已垂青，不知怎的，沒有愛意，反因這一問，想起靈筠如何不來，心中一動，忍不住脫口問道，金俠女爲何未見，說完，方覺不應如此冒失，有些懊悔。蘭珠好似天真大方，並未在意，笑答，筠姊人真再好沒有，今早我還強拉他來，後因有人尋他，匆匆走了，七哥想要見他，我命海棠請去，李琦方答，我是隨口問及，並無他意，不要尋了，海棠已奉主命，縱馬馳去，李琦初來，不知堡中風習，覺着答話不對，又想起昨夜聽說，靈筠隨義父師徒同來，已被堡主，和朱武夫妻送走，祇把他一人，留在堡中，怎會有人尋他，疑是夢中所見瘦長少年，笑問金俠女的師父，幾時再來，本領如何，蘭珠答道，他本孤女，他義父衛成莊，外號三射神叟，從小收養，此老實非端人，因和朱武舊交，又因他子衛璧，不思上進，空有聰明，特將筠姊，留交朱夫人程賢貞照看，想把衛璧，引到別一異人門下，不知怎的，剛被家父，和朱氏夫妻送走，竟會一人回來，話未說完，鼓聲又起，原來二人，馬已到達陣前，山

坡之下，坡上設有將台，段王諸俠，已各引一軍，分成八隊，面向將台而立，李琦照例，先向八俠拱手，道聲有僭，飛馬到了台下，剛縱身上去，耳聽身後，嬌呼七哥，我能上去麼，回顧蘭珠主婢，縱馬趕來，已到台口，暗忖他是地主，如何忘了禮讓，忙回頭笑答，此後愚弟兄，均聽主人指揮，我先上台，便爲向衆宣示。話未說完，蘭珠已由相隔兩丈高的馬上，輕輕一縱，飛上台來，身法輕靈，姿勢美妙，宛如飛仙劍俠，豪快絕倫，見面便妙目微噴，帶笑埋怨道，七哥還是主呀，客呀的，當真是見外麼，李琦忙卽改口道，蘭妹休要見怪，請來發令如何，蘭珠笑道，你那陣法，好似諸葛孔明五行八陣，我雖略知一二，一則，年幼才淺，恐難服衆，又聽家父常說，先朝王師失律好水川，便由主將，誤用此陣，不知正反生剋變化，泥守成法所舊套，致爲敵寇所敗，此陣自漢以來，兵家雖所常習，但都祇解形式，難悉精微，共有二百五十六個分合解破，連陣中人的兵器，也各不同，按照陣勢變化，互有專長，我見八隊健兒，騎步不同，每隊兵器，共是兩種，七哥當已妙極精微，何必客氣，李琦因這諸葛八陣圖，變化無窮，自漢以來，不少名將，僅岳鄂王一人，完全通曉，故能以少勝多，屢敗金人，此是異人所傳，這次孤軍萬里，轉戰投荒，也全仗他脫難，無一傷亡，平時大爲自負，先前謙讓，不過對方主人，不得不爾，本意蘭珠縱是答應發令，也須自己相助，一經這等說法，明是行家無疑，不禁驚佩，還待謙讓，並想看他，是否全會，蘭珠會意，笑說小妹不善作假，並非客氣，衆弟兄初來，豈肯服一女流，七哥主帥，如何讓我，如論此陣奧妙，先曾祖本是岳王舊將，此陣便由他所排，近數年家父蒙雪衣老人指點，不特倅人頗

有通曉，本堡方圓數百里，由前年起，便用此陣埋伏，外人入境，不必動手，便可擒住，今日因佳客新來，不及指點，恐其入伏，特意撤去三日，日後自知妙用，否則那姓衛的，便回不來了，我非輕視，七哥不要見怪，李琦越發驚奇，祇得應了，隨去台前，拔出身後令旗一揮，再打一個暗號，告知八俠，此間大有能者，請其留意，八俠立時暗中傳令下去，隨即演習，這武侯八陣圖，全都熟練非常，又奉主帥暗號，知堡中大有能者，越發不敢怠慢。祇見戈矛映日，旌旗飄空，分合錯綜，窮極變化生剋之妙，那金鼓之聲，時而密如驟雨，震地喧天，時而細敲細打，音節和平，似這樣，隨着陣法轉變，時快時慢，接連變化了好幾十次，看得人眼花撩亂，目迷五色，彷彿大片錦霞，帶着千萬點寒光，在大片平原上，左旋右轉，前分後合，春雲自舒，倏忽百變，也分不出到底多少人數。李琦四顧觀衆，雖然看得出神，意似贊許，蘭珠却是若無其事，不置一詞，一時乘興，便把令旗連揮了兩下，陣中八俠，接到暗示，立發號令，陣勢變化更急，遠看大隊人馬，簡直成了一團，定睛注視，却又馬步相間，有條不紊，因八隊人馬，共是十六樣的服色器械，看去宛如十六條彩龍，互相飛舞，穿行於廣場平野之上，神速已極，李琦回顧蘭珠，已在點頭微笑，心才略放，陣形忽變，一聲銀角，宛如鶴唳長空，響澈雲衢，起自陣中，陣中人馬，立時轉風車般，接連幾個滾轉，分成六十四隊，各做一堆，分列地上，地面上立時靜蕩蕩的，戈矛盡掩，金鼓無聲，人馬也不見再動，但是殺氣騰騰，陣上好似籠着一層濃霧，漸漸人馬影子，也變模糊，好似數十堆黑影，和數十面旌旗，隱現無常，怎麼也看不真，觀衆震天價喝起彩來，蘭珠笑對李琦道，我只

說武侯八陣，乃本堡不傳之祕，此時全堡人民，因知七哥閱軍，都來觀禮，便他們生長此間的有些些人，對這陣法，還曾演過，也祇一知半解，想不到七哥，竟能深悉精微，那得不教他們佩服呢，家父常恐本堡人少，一旦來了外敵，不敷應用，有這飛將軍，自天而降，還愁甚麼，但有一件奇怪，全陣除領隊八俠外，共是一千零二十四人，理應一律，爲何內有三人，好似步法稍亂，進退勉強，是何原故，李琦聞言，大爲驚佩道，蘭妹真個天人，陣中原有三人，兩個是在途中，爲狂風黃沙所傷，一個雪中失足，均未全愈，本有六十四個補缺的，因這三人，都是一時之選，想係不甘落後，帶病上場，雖祇進退變化之間，稍爲勉強，居然會被見出，可見蘭妹，家學淵深，神目如電，此陣必已精悉，真教人佩服極了，蘭珠笑道，我祇是略知一二，以後常隨七哥討教，想能精進，也未可知，說時。忽見任龍跑來，說天已過午，酒宴齊備，請七哥發令收陣，一同會飲，爲諸健兒接風罷，李琦隨把令旗一揮，祇見霧影中，數十面旌旗，忽隱忽現，人馬隱隱走動，晃眼之間，又是一聲銀角起處，濃霧全消，眼前一花，再看場中，重又五色鮮明，寒光耀目，仍是八俠領隊，和初演時一樣，分成八隊排列當地，原樣原人，一毫未變，四外喝彩之聲，震動四野，跟着令聲大作，所有人馬，一齊四散，化爲十六小隊，長蛇入洞一般，往帳幕中馳去，一晃不見，大片廣場立變空地，祇八俠並馬馳來，李琦忙下將台，迎上前去，把手一拱，八俠立同下馬，結好馬韉，回手一揮，那八匹白馬，好似練就，各自撥頭回身，往帳幕中，飛馳而去，蘭珠任龍，也同趕下，跟着，便見百十個壯漢挑來桌椅，一會列好長席，任龍早發令，置下數十座行灶，酒食全部

齊備，段泉隨取銀角，吹了兩聲，就這半盞茶的功夫，部下健兒，已各換去武裝，從容走出，李琦迎上前去，先向衆人，致了歉意，然後分別令坐，九俠也雜坐一起，同向主人致謝，蘭珠本意九俠居中，單坐一席，見狀知道慣例如此，祇得罷了，酒菜甚是豐美，與尋常犒軍，祇是大酒大肉不同，這般健兒，與九俠親如弟兄，主人又這等優待，俱都興高彩烈，歡喜非常，李琦心中，老存着靈筠的情形，先前演陣閱軍，還好一些，這一坐定，意中人的影子，重又湧上心頭，四顧不見，料知不會前來，也不知是否雜在觀衆之中，心中悶悶的，也說不出是何原故，金國士挨坐最近，見蘭珠也雜在衆人之中，並坐在側，目光老是望着李琦，李琦口中，隨衆說笑，不時停杯沉吟，恐蘭珠不快，便借故和他說笑，除李琦，蘭珠心中有事外，賓主自極盡歡，飯後離席，九俠因主人說，部下健兒，已令專人引導，游覽全堡，隨意所喜，由此飲宴三日，等老堡主回來，再分職事，堅請衆人，往別處游玩，祇得由段李二俠，向衆曉諭，客隨主便，此間桃源樂土，我們人多，務要自重，免犯軍規，無法寬容，等堡主回來，便即歸農，一切聽老少二位堡主之命行事，使我九人，也是如此，衆人齊聲應諾，行禮散去，自有專人款待不提，蘭珠主婢，同九俠別了任龍，便自前行，蘭珠命二婢，牽馬後隨，笑對衆人道，這裏氣候溫和，雖然花開不斷，到底隆冬之際，要差好些，除梅花照例早開，與別處不同外，轉過崖去，有一山谷，地名衆香國，內有一唐花塢，暖屋內蒔有牡丹，芍藥，丁香，海棠，各種春色，本由人工溫室培養，此是堡中人民，因家父和我，俱都愛花，平日比較操勞，身爲堡主，除宮室之奉，和多用七八個侍女而外，別無過分享受，前

十年經衆集議，闢此花房，養有各種花卉，以備家父歲期清供，和平日賞玩之用，因是全堡公議，家父無力阻止，祇得聽之，此時牡丹，當已開放，谷中共是三條路徑，到處溫泉，沿途設有暖廊火道，有一條路上，楊柳已早發芽，頗有陽春光景，我們十人，最好分成三起，各憑所喜，隨流覽過去可好，段泉已聽金國士暗告，說主人對於李琦，大是垂青，聞言會意，首先贊好，蘭珠笑道，就請五姊分配人數罷，金國士知他最好和李琦一路，但又不好意思不拉上兩人作伴，看出自己，和他投緣，故意如此說法。忙笑答道，你是主人，七弟年雖不大，却是衆中之首，你們二人，自應一路，我和九妹作陪，段王二兄，和成八弟做一起，下餘三位，性子急的，再做一起，免得隨着他們，走馬看花，使羣芳笑人，連別位也帶上，六俠萬方雄笑道，五姊專喜挖苦人，我們路還不認得呢，蘭珠笑道，這個無妨，谷中路雖三條，祇有一個入口，不論如何走法，都到唐花塢會齊，隨意便了，說完，衆人早把梅林走完，又經過兩處山溪小橋，峯迴路轉，方覺移步換形，景更幽勝。忽見前面，危崖阻路，祇崖底有一石洞，大祇方丈，下面隱現火光，臨近一看，原來那洞甚深，由入口起，是一人工開成的長斜坡，由上到下，何止百丈。洞却寬大，上下四外，鐘乳林立，晶幕四垂，內裏更懸着不少明燈，高低錯落，燦若繁星，照得那些鐘乳晶林，五光十色，幻彩浮輝，匯爲奇觀，衆人方自稱贊，前行不遠，忽聽男女爭論之聲，由出口那面，隱約傳來，李琦聽是靈筠口音，因方才海棠歸報，人未尋到，原來在此，心中一動，語聲忽止，一問蘭珠，才知洞那面，地勢最低，此洞傳音，隔老遠都能聽到。說不幾句，將洞走完，出口一看，地勢忽然寬廣，

沿途花木扶疎，芳草滿地，果然是早春光景，前行不遠，花林中忽然假山也似的矗立着一座峯巒，雲骨撐空，玲瓏峭拔，下有三洞，上寫三樂芳徑，四個篆字，蘭珠便請衆人，各擇一洞，分路前行，自引李琦，和金張二女俠，由上刻洞天小築的，一個小洞中走進，那山高祇十餘丈，看去橫寬，內裏却甚曲折，長祇十來丈，出去立覺柳暗花明，山清水碧，氣象一新，張婉首先拍手，叫起好來，原來那地方，右面是一危崖，近地兩丈許，建着一條長廊，甚是高大，碧瓦紅廊，隨着崖勢，蜿蜒迴旋，環繞於丹崖壁障之間，全崖上下，佈滿蒼苔，廊內更有丈許寬的平地，內有人工開出來的，一條清溪，溫泉滾滾，環崖而流，內裏荇藻紛披，徑尺銀鱗，爭搶上流，廊頂更有垂楊花樹，蔭覆不斷，隔不多遠，便有一處飛閣亭樓，下面繁花如繡，芳草芊綿，左面是一條十餘丈的清溪，碧波鱗鱗，漲將平岸，溪對岸大片峻崖，和這面一樣，也是一道長廊甬路，祇是無頂，寬約兩丈，朱闌迴互，橫互在離地丈許的危崖之上，下面是水，廊中種着不少大小花樹，望去宛如一條紅龍，上面頂着一片錦雲，高低錯落，於半山半水之間，沿溪一列垂楊，柔絲裊裊，霧約烟籠，一眼望過去，兩里來路，轉角處，五色繁花，霞蔚雲蒸，絢爛非常，也分不出是什麼花樹，端的清麗雄奇，仙景無殊，蘭珠笑道，這裏經全堡人民輪工修建，歷時三年，方有今日，各處均有專人輪值，當初本爲家父而設，後來興工越大，除暖房所養堡中陳設外，已成了全堡人民，遊樂之所，休看此時清靜，如在清晨，遊人不知多少，先前如非人多，又要閱操，早請到此地來吃了，李琦方自稱謝贊美，忽見前面柳陰下，走來一男一女，女的正是靈筠，男的是個年約三十的，瘦長少

年，貌相平常，面帶巧笑，二人並肩同行，見了四人，靈筠分別行禮，引見道，這是我師兄衛璧，互相禮叙之後，李琦見靈筠，依依衛璧身側，和三女說笑，祇見面略一招呼，便不再理自己，並說：早來偶回朱家，衛師兄恰由中途折回，主人又隨堡主，出山訪友，他一人在朱家無聊，我陪他同遊，聞知九俠閱軍，蘭妹設宴犒勞，我便同他，在朱家吃完午飯，同來此地，現已遊倦，我們要回去了，李琦看出二人，神情親密，男的貌相，與夢中所見，彷彿相似，心中酸酸的，也說不出是何原故，正想開口，約二人同回堡中清談，等候晚宴，忽見二婢滿臉驚慌，飛步跑來，見面便朝蘭珠急叫道，堡主遊山遇敵，中了暗算，幸蒙朱程二位救護，正危急間，二位小俠，忽然趕到，將他三人，救了回來，傷勢頗重，如今堡前，聚滿人民，全都担心老堡主的安危，小姐還不快去，衆人聞言大驚，不暇多言，忙往回趕，李琦隨請二婢，分出一人，去請段王諸俠，即速回堡，以防有事，二婢方要開口，蘭珠回眸，微看了一眼，紅杏立即搶先馳去，蘭珠隨問，馬呢，海棠答說，已然牽到洞外，衆人匆匆回走，這類事，堡中不曾有過，全都焦急異常，出洞紛紛上馬，段王諸俠，也由別路，飛步趕來，見面不願說話，便往堡中飛馳。走到路上，飛騎來喚的堡中人民，已有好幾十起，九俠因見自己初來，正主人還未見到，便遇這等掃興之事，心中全都不安，蘭珠更是悲憤已極，邊走，邊向并馬同行的來人詢問，才知中遲，同了朱武夫妻，送客出山，歸途遇見一個舊友，以前原因中遲行獵，在北天山巨靈壁相遇，一見投契，中遲並還破例，請往堡中，盤桓了幾次，成了知己之交，那人名叫洪駒，乃山東獨行俠士，見時，雙方均在少年，一別

三十年，從無音信，中遲十分想念，也曾命人，往他山東故鄉曹州打聽，均說遊山未歸，遁去三次，未有下落，這日送客回來，天已深夜，歸途聽得遠遠洞簫之聲，音節清妙，好似以前聽過，暗忖時當隆冬，祇鐵堡地暖，少見冰雪，此外整座北天山，差不多全被冰雪蓋住，寒風如割的冰天雪地，何人有此雅興，雪山吹簫，這等奇寒深夜，尋常金鼓之聲，都要被冷氣逼住，不能遠聞，這笛聲能將四圍寒風冷霧衝破，吹得十分嘹亮，必是異人無疑，中遲索性好奇，雖因雪衣老人仙示，得知九俠，率領大隊人馬，前來投奔，一則，所送的客，和老人所指應辦之事，關係重要，相隔又遠，又因來客，均是後輩，此後久居堡中，不會離去，已有愛女作主接待，遲歸無妨，同時已然深夜，不願在天明前趕回，使守關人，冒寒出迎，又在途中，飲了些酒，一時乘興，朝那笛聲尋去，走未里許，笛聲忽止，迎面走來一人，正是老友洪駒，已然換了道裝，相見驚喜，問知別後，拜一散仙無咎山人爲師，新近奉命，往穿雲頂一帶，冰崖雪窖中，採取冰參雪蓮，已到三日，因奉師命，事須慎祕，不可令人知道，等把事辦好，忽想起老友中遲的鐵堡，就在離此百餘里的暗谷之中，有意往訪，無奈雪蓮冰參，已採到手，明早必須趕回，心正想念，遠遠望見堡中特製的，石油燈光，心想，大雪寒天，荒山深夜，怎會有人，持燈行路，走得這等快捷，疑是鐵堡中人，由外新回，還沒有想到中遲親自出山，試把多年隨身的青玉笛，取出一吹，算計來人如是中遲，或是昔年聽過笛聲的人在內，聞聲定必尋來，後見燈光改道，折向自己而來，忙即收笛迎上，不料果是中遲，同行除朱武夫婦外，本還帶有四人，分持燈火酒食，先邀洪駒回堡，洪駒說，時期已迫

，天明就要起身，何必多此往返，約定回去，將丹煉成，再來訪晤，中遲不捨，同去所居雪崖冰洞之內，意欲談到天明，送他上路，不料天明前，忽下大雪，天氣更冷，中遲和程賢貞，問知洪駒，雖然向道心堅，得師甚晚，無咎山人，說他根骨，不是上品，始而不收，後來山人見他相從十年，志誠心苦，不畏艱危，連試數次又歷時數年，方允正式收錄，前十年祇傳他吐納導引之術，近數年才令採藥名山，準備煉成靈丹，脫胎換骨，再傳授他的衣鉢，因是修煉多年，看去雖比中遲，年少得多，除原習武功外，無什法力，千里雪山，孤身上路，本就不甚放心，歸途又須改道，所經之處，多是本山所產，極猛烈的野獸巢穴，如白熊雪犀之類，白熊雖猛，還好一些，最厲害是那雪犀，頭生獨角，皮厚力大，又最合羣，動輒成千累百，性情凶猛，其行如飛，一見生人，羣起來攻，多好武功的人，事前不知趨避，一旦撞上，便無生理，中遲爲友情熱，意欲把那犀盤踞之處，和最難走的一片冰崖經過，再行分手，冒着風雪，送了百餘里，險地已過，犀熊一隻，也未遇上，洪駒再三辭謝，中遲也看出他，身輕體健，疾逾飛鳥，前行可以無礙，祇得任其衝風冒雪過去，自己也率衆回走，洪駒所去，偏在鈇堡左側，如走原路回堡，路較平坦，但要遠出兩倍，人去以後，歸心便急，如由當地斜抄過去，路近得多，除近堡一帶，有兩處高峯危崖之險，餘者大半斜坡峻坂，便於滑雪，又料半山以下，必是晴天，素不服老，加以隨行諸人，個個武功均好，堅執抄近路走，才走十餘里，雪已不下，但是狂風大作，吹得滿空雪沙飛舞，發出極淒厲的嘯聲，頭上更是凍雲密佈，暗霧沉沉，荒寒陰晦，冷氣浸骨，中遲見天太冷，程賢貞還好，朱武和同來四人

均有寒意，笑道，你們最大年紀，才祇三四十歲，又都穿着一身皮帽衣褲，怎還不如老夫，怕起冷來，說罷，當先朝前跑去，中遲滑雪，本具絕技，衆人誰也追他不上，晃眼跑出老遠，衆人知道越過前面大片冰原，再往前去，到處危崖絕壑，和那直立數百千年的，雪峯冰壁，風力又猛，隱聞到處冰崖震坍之聲，轟隆砰訇，震動天地，惟恐中遲遇險，全都着起急來，程賢貞對朱武道，堡主偌大年紀，這猛狂風，前面盡是千百丈深的雪窖冰溝，萬一遇險，我們回去，拿什顏面，去見蘭妹，和堡中人民，待我取出飛行甲馬，和你一同追去，他們四人後來便了，隨取甲馬，和朱武朝前追去，飛行自然要快得多，晃眼追到冰原，遙望前面地上，倒着一隻，比水牛還大的白熊，中遲正和一夥穿皮短衣，頭帶風鏡的壯漢，在那裏爭吵，日光到處，還未追近，雙方已動起手來，當頭一人，舉刀先斫，才一照面，便吃中遲，抬腿把刀踢飛，跟手拔劍應敵，敵人也一湧齊上，二人見狀大驚，剛把各人兵器取出，忽聽怒吼一聲，中遲人已中了暗器，總算命不該絕，二人恰好趕到面前，賢貞眼快，瞥見敵人，本領甚高，手中拿着兩枚鐵蒺藜，二次要打，知道中遲，爲他所傷，急急交加之下，朝朱武打一暗號，令助中遲對敵，倏地縱身一躍，飛身過去，左手一袖箭，正中那賊面門，右手寶劍也隨人飛落，攔腰一揮，那賊也是一個成名人物，打得一手好暗器，百發百中。見中遲肩上受傷，還在苦戰未倒，正想施展毒手，不料惡貫滿盈，賢貞忽由側面飛來，恰有一陣旋風，捲起大片雪塵，目光迷亂，竟未看清，等到發現人影，臉門上首先中了一箭，剛怒吼得一聲，一道寒光，攔腰而過，斬爲兩段，洒了滿地鮮血，賢貞回顧，敵人甚多，本領頗

強，一聲清叱，連人帶劍，舞起一片劍花，殺上前去，發暗器的賊後到，相隔較遠，賊黨見他被殺，也自激怒，分人迎殺上來，賢貞因見中遲，右肩受傷，兵器已改交左手，朱武左手明月刀，右手判官筆，雙門羣賊，似頗勉強，恐其受傷，連用袖箭，打退迎面二賊，衝入人叢之中，和朱武中遲三人，作品字形，與敵苦鬥，方覺敵勢太強，雖然打傷了三四個，無濟於事，袖箭用剩一枝，不敢輕用，後面四人，相隔尚遠，就到也難佔上風，心正愁急，忽聽熊吼之聲，百忙之中，往側一看，由坡下飛也似跑來兩個持父壯漢，另有七八條大人熊，多是白毛如霜，比水牛還要雄壯，連熊帶人，一齊吼嘯喝罵，朝當地跑來，相隔也祇一箭之遙，中遲原因路過當地，遇一大白熊，猛力撲來，知道這類天山熊的掌，最是美味，但是皮革堅強，刀槍不入，因知刺熊之法，想連皮帶掌，順便帶回，飛手一劍，刺中熊的頸間要害，縱向一旁，同時，又用連珠鏢將熊眼打瞎，剛把熊身上拔出來的寶劍拾起，任其在雪地裏，亂竄亂滾，想等它野性發完，力竭而死，再去剝皮取掌，忽聽喝罵之聲，由坡下趕來一夥壯漢，齊聲喝罵，說那熊是他家養，要中遲與熊抵命，雙方言語不和，動起手來，剛把當頭一賊打倒，不料又有一賊趕來，人還未到，揚手一鐵蒺藜，中遲獨鬥羣賊，頭上又帶着皮帽風兜，不會留意，右肩頭已中了一下，眼看危急，幸而賢貞，朱武，相繼趕到，才勉強扯個平手，跟另二賊，帶了七八條大白熊趕來，三人具知白熊，猛惡力大，單遇時，除他尙且費力，爲數這多，又加許多強敵，中遲不受傷也好，偏又傷重，如何能敵，眼看羣熊，和二賊黨，已快趕到面前，正自心寒，叫不迭的苦，忽聽呼呼洪洪，狂風如潮，夾着破空振羽之聲

，眼前條地一暗，立有一片墨雲飛墮，敵我雙方，全在籠罩之下，賊黨首先紛紛驚呼，四下逃散，那黑影鋪天蓋地而來，已快壓到頭上，三人因變出非常，誤以爲雪山崩墮，開頭也頗驚慌，百忙中，抬頭一看，不禁大喜，原來那黑影，正是雪衣老人坐下仙禽烏鵬，鍾靈坐在鵬背之上，一同飛落，見面便喊道，堡主和諸位兄嫂，快請上騎，這夥賊黨，上半年才由恆山遷居來此，內中還有兩個妖人，甚是凶惡，現在妖人已然得信追來，耿師兄已往對敵，此事恐有後患，請先回堡，我用烏鵬，送諸位回去吧，說時後面四人，也相繼趕到，賊黨已早驚散，祇有幾個逃避稍遲的，被鵬翅風力搨出老遠，跌入冰原下面雪壑之中，送了性命。另有兩人，身受重傷，白熊也傷亡了兩三隻，晃眼逃淨，衆人匆匆騎上鵬背，遙望冰原對面，雪峯腰上，有青紅二色的劍光，正在飛舞爭鬥，知道敵人，竟擅飛劍，賊巢相隔鐵堡頗近，好生憂疑，中遲受傷不輕，本就難支，上了鵬背之後，幾乎暈倒。鍾靈見他負痛，忙道，這是什麼暗器，如此惡毒，此時怕吹風，雖帶丹藥，不能醫治，我和耿師兄，本往山外有事，歸途發現堡主，受羣賊圍攻，可惜晚來一步，我看賊黨，均頗厲害，還須趕回，今將丹藥，交與朱仁嫂，到了堡中再治，料無妨礙，說時，已同飛抵堡前，鍾靈匆匆取了兩丸丹藥，交與程賢貞，半敷半服，仍騎烏鵬飛走，因那鐵蒺藜，十分厲害，中遲那好武功，又隔着兩層厚皮，不知怎會被他打進，並還傷筋動骨，俱都驚奇，賢貞見傷勢甚重，忙命人去將蘭珠，和李琦等九俠尋回，堡中人民，聞得堡主受傷，紛紛趕來，聚向堡前，探聽消息，後聽服藥敷治之後，痛止回醒，方始放心散去，有那心急的人民，聽說不能入看，便往尋找蘭珠

，蘭珠本極孝父，聞言早就愁急，再見衆人，這等張皇，不知傷勢如何重法，心亂如麻，一路急馳，中途任龍迎來，蘭珠急問，爹爹怎麼樣了，任龍道，鍾小俠的丹藥真靈，已然轉危爲安，連痛都止了，命我迎來，告知你和九俠弟兄，不要担心，並向堡人傳命，不許張揚，明日堡主還要親出，向衆訓話，不料你馬這快，請放心罷，衆人聞言，心定好些，祇九俠覺着事情不會如此簡單，當時也未深說，一同入堡，趕到昨日大廳，朱武，賢貞，望見李琦，王藩，金國士，同了蘭珠，男女四人，當先往裏急走，連忙迎出，匆匆未及叙話，同到廳上，蘭珠一眼望見老父，臥在軟榻之上，見了客來，欠身欲起，忙撲過去，一把抱住，喊得一聲爹爹，兩行痛淚，已奪眶而出，隨道，七哥他們，不是外人，爹爹傷未全愈，有女兒款待呢，中遲最愛蘭珠，剛才傷好，詢問任龍所答口氣，愛女對於李琦，頗爲看重，又聽他單喊七哥，手朝後指，昂頭一看，見來客英姿颯爽，儀表非常，再想起他平日威名，和雪衣老人之言，大爲喜慰，一高興，便坐將起來，掀髯笑道，我已無妨，這位便是李琦弟麼，蘭珠隨指九俠和衛璧，一一引見，九俠見中遲，年在七旬左右，生得虎背熊腰，身高七尺以上，面如硃砂，獅鼻大耳，闊口方頤，一雙虎目，炯炯有光，兩道長眉，斜飛入鬢，腮下一部花白長髯，左手上帶着一個鐵扳指，端的威風凜凜，天神也似，一點看不出肩受重傷神氣，由不得心生敬佩，各以後輩之禮拜見，中遲忙要還禮，被賢貞與蘭珠扶住，同說肩傷未愈，不可勞動，一面又請九俠等起來，分坐兩旁，中遲笑道，久聞九俠威名，不料飛將軍，自天而降，實爲快事，因在途中，爲鼠賊所傷，諸多失禮，好在小女，與諸位定交在先，老夫痴長

幾歲，恕我僭妄罷，段王李三俠同答道，小姪等與朱仁兄仁嫂，多年舊交，同是後輩，老伯何必客氣，中遲含笑點頭，九俠隨即請問受傷經過，中遲朝衛璧，看了一眼，略一尋思，答道，區區鼠賊，不值一談，九俠少時與朱賢姪一談，自知底細，你我今日幸會，不談掃興之事罷，隨命備酒，蘭珠說天色尚早，爹爹剛服完藥，也須養息，女兒已命人備下兩席，算是爹爹與諸兄接風了，九俠祇當中遲好高，不願說他吃虧的事，便未再問，中遲笑對蘭珠道，我兒怎看得我這樣軟弱，聞說來客，頗有幾位好量，飲酒談天，可以助興，祇忘了九俠閱軍多勞，和朱賢姪夫婦，先談一會，老夫借此稍睡片刻也好，蘭珠明白乃父有話，想令朱武夫婦轉告，忙即應諾，意欲陪往，九俠知他父女，尚有話說，再三辭謝，衛璧想和九俠攀交，也要隨去，靈筠忙使眼色，中遲已先說道，衛賢姪且慢，我還有話，要和你說，靈筠先去，夜來同飲便了，靈筠知道中遲，不甚看重衛璧，本意拉他，同回朱家，一聽這等說法，蘭珠又在旁使眼色，不便辭謝，心中自是不快，剛一出門，金張二女俠，已返身來迎，便同了去，到了九俠所居花園之內，李琦正向朱武問話，見靈筠孤身前來，由不得精神一振，剛想讓坐，賢貞因中遲方才之言，祇能告知九俠，靈筠雖然無妨，偏多了一個衛璧，恐有洩漏，便迎上前，把靈筠拉向一旁，靈筠本和賢貞最好，又不願和李琦多說話，此舉正合心意，便走了過去，李琦雖覺有點掃興，但也無法，朱武所談又頗重要，祇得隨同段王，金，三俠，聽了下去，因入門時，朱武防有別人跟來，早令諸俠散坐，裝着老友敘渴，拉向一旁告知前事。原來雪衣老人，早算出鐵堡，不久多事，除指示中遲機密外，並留了兩封柬帖，頭一封

回堡方能開看，等到中途受傷回來，打開一看，大意是說，那夥敵人甚強，武功好的極多，並有幾個左道中人在內，因其不知鐵堡底細，又與耿鍾二人一鬥，吃了點虧，爲首二妖人，反到胆怯，回去便命衆賊黨謹守，不可惹事，說本山必有能者，今日敵人，飛劍神奇，更有那一隻大怪鳥，不可與敵，又聽人說，穿雲頂和西山樹玉峯，也隱有幾位異人，好似對頭一派，早知北天山，有這些異人隱居，也不會來，早晚終須一拚，此時切忌妄動，現往山外，尋找同黨去了，此時除他，雖較容易，一則，定數所限，鐵堡該有這場危難，不可避免，再則，這兩個妖人，淫凶無比，連所約同黨，均是罪惡如山，正好乘其引來，一網打盡，爲世除害，不過事情尚早，應在九頭獅子龍天化，與這夥賊黨，連在一起之後，老人去時，曾在各要口，設有仙法埋伏，堡中人民，祇不出山，期前便可無事，事須慎祕，祇九俠可共機密，行動出入，聽其自便，反有益處，留意身旁的人，以防非常之變等語，中遲因與衛璧，不甚投緣，乃父本意，將他引進到一位隱居本山的，異人門下，誰知出遊未歸，衛璧竟嫌當地寒冷，不肯在異人茅蓬中等候，私自回來，雖然事前，乃父溺愛不明，雖有人如不在，等到過年不歸，可回鐵堡，留居朱家渡歲，明春再去的話，但他年輕力壯，這等不耐勞苦，心志更不堅誠，那異人最恨儂薄狡詐少年，多大情面，也必不收，於是更看衛璧不起。又想起雪衣老人的囑咐，故此不肯當面明言，好在事前，已和朱氏夫妻說過，示意令其轉告，諸俠聞言，知道主人看重，俱都心喜，內中黃建，萬方雄，成全，三俠，最是性剛疾惡，因聽王藩轉說前事，得知雪衣老人曾說，九俠任意行動，反到有益，均想抽空，暗入賊巢，一探虛

實，就便爲主人出點氣，因被段泉力阻，暫時罷了，說了一會，衛璧，任龍走進，李琦偷覷靈筠，與賢貞，張婉三人，同坐一旁，雖在說笑，面上時現不快之容。衛璧一進門，和衆人略爲招呼，便走過去，靈筠好似背人，和他對打了一個手式，面上立轉喜容，說笑起來，神情甚是親密，賢貞隨同說笑，還不怎樣，張婉已然走開，暗忖這姓衛的，一身媚骨，兩隻狗眼，除却未言先笑，善於逢迎而外，有何可取，靈筠怎會對他如此好法，心正有點氣悶，忽見張婉，暗中點首，同去段泉房內，問有何事，張婉道，七哥，我們九人，比親骨肉還親，無話不說，我看你自見金靈筠後，好似失了常度，你是愛他不是，李琦知他，口直心快，不由臉上一紅，無言可答，張婉笑道，如我料得不差，我勸你死了心罷，李琦忍不住想開口，覺着話不好說，欲言又止，張婉又氣道，七哥怎不說話，以你人品威名，何求不得，蘭珠妹子，實比此女強得多，對你又極垂青，真是天生佳偶，你偏不在心上，單對此女情痴，受人的氣，何苦來呢，李琦強笑道，我本沒有室家之念，又沒和他多說，怎見得受人的氣呢，張婉笑道，你還沒有受氣啦，昨日才多看他兩眼，你看人家那個神氣，今朝我和五姊，因看出你有情於他，原想此女才貌，也實不差，同是女子，容易談話，再三代你挽留，他祇一味假客套，這還不說，後聽姓衛的，偷跑回來，便像失了魂一般，忙趕回去，由此連閱軍午宴也未來赴，後來使女往尋不見，路上相遇，你情發乎中，滿面都是喜容，他偏是冷冰冰的對你，方才姓衛的一來，又立時改樣，還不受氣呢，李琦平日，不喜女色，對於靈筠，本無遐想，不知怎的，由不得心生愛好，也說不出是什緣故，深知張婉小妹嬌憨，心直口快，自覺除

心喜此人外，無什異念，如不承認，張婉必當假話掩飾，正在爲難，賢貞忽然走進，笑問七弟多年不見，還未及談別後光景，便和九妹到這裏來作什，有背人的話麼，李琦越發臉脹通紅，賢貞爲人溫和，張婉與他，一見投緣，又知雙方好友，本想說出，見李琦窘狀，於心不忍，改口說道，小妹氣不過那毛賊，想和七哥討令往探，他堅不令去，吃小妹激了幾句，正生氣呢，賢貞知他兄妹情厚，信以爲真，笑說，那夥賊果然厲害，最奇是個個力大身輕，難得許多人，本領差不多，果然不可輕視，雖然雪衣老人暗示，可以隨意行動，也等日內商計定後，再去爲是，自家兄妹，有何爭論，外屋坐談吧，三人隨去外屋，談不一會，蘭珠興匆匆趕來，說爹爹昨夜未睡，奔馳了一天雪山，受傷新愈，經小妹力勸，與諸兄不是外人，今夜酒筵，又是仿照宣和宮中的，百珍全席，有百零八件，二十四道鹹甜果點，要換四次席面，照例由酉初吃到午夜，這是小妹計算，家父今日必回，早命準備，且喜無妄之災，仗着靈丹之力，已經結疤，現睡甚香，經小妹說好，我們先吃，家父何時醒，何時入坐好了，隨請衆人，去往冷芳榭入席，行前，李琦瞥見靈筵，曾向蘭珠耳語，蘭珠不住搖頭，並用手拉靈筵同走，回頭又朝衛壁，說了兩句，好似靈筵，本不願去，迫於情面，不得不往神氣，那冷芳榭，乃堡中美景之一，當中一所大廳，碧瓦雕欄，四外種滿梅花，夜間花樹上，又點上千百盞銀紗小燈，時當望後二日，碧月微缺，分外光明，燈月交輝之下，望去宛如四面香雪海中，閃耀着千百顆明星，室內履鳥交錯，冠劍如雲，華燈吐燄，明輝似畫，照得那幾位女俠，越發容光美艷，儀態萬方，席次乃主人排定，先是十三人，分坐兩席，蘭珠特意招了靈筵

，程賢貞，段泉，王藩，李琦，連自己三男三女，同坐一席，首座自是段泉，二坐王藩，三坐賢貞，四坐靈筠，五坐李琦，六坐留與堡主，段泉明白主人心意，推說乃父未來，自己還要往另一桌上敬酒，想請七哥，代作主人，故把四五兩座，略爲顛倒，實則想和李琦并坐，又看出李琦心意，特把所愛的人，強拉了來，坐在一桌，暗笑少女痴情，用心良苦，尤其堡中風習，一向率真，男女用情，不尙虛僞，也無人笑話，不似城市中人，自己心穢行惡，偏裝正經，祇見男女一起，便認爲大逆不道，造謠譏毀，那似此間少年男女，純任自然，天真可喜，落花有意，流水無情，蘭珠似已明白，竟都不以爲意，反把對方所喜的人，拉來同坐，豈非奇事，再一暗中觀查，靈筠祇管隨衆舉杯說笑，對於李琦，始終淡薄，看都不曾多看一眼，不時却把目光，瞟向隔座，衛璧却未回顧，祇朝同座諸俠，一味拉攏，雖是初交，神態言動，無不誠懇謙和，在座除金張二女俠，胸有成見，不大理他外，餘人均無城府，漸漸談投了機，朱武不知怎的，也和他投緣起來，方笑巧言令色，果是處世妙訣，祇生就一張利口，滿臉假笑，再要勸謹一點，真個無處不可通行，以朱武兄的聰明機智，本看不起他的人，一席之談，竟改觀念，靈筠女流無知，又在他家長大，受騙更無庸說了，忽聽雲板，傳敲之聲，由遠而近，任龍由對桌主位，匆匆立起，對蘭珠道，此時天已不早，怎有貴客前來，我看看去，話未說完，便聽門外，有人接口道，不速之客，闖進來了，衆人一看，正是小俠鍾靈，全都大喜起迎，鍾靈笑道，你們客氣，我就走了，賢貞想起讓坐，蘭珠原因他與靈筠，自來交厚，又將衛璧拆開，故請朱氏夫妻分坐，好使靈筠說笑，免其不快，忙攔道，本

來一桌，可坐八人，何況這裏，還有空位呢，隨請鍾靈坐下，敬酒後，笑問來意，鍾靈朝兩邊席上，看了看，笑道，能在這裏入席，想必都是自家人了，本來我不會說這話，因家師時常命我留意，所以我問一聲，李琦因在坐，祇靈筠，衛璧，他未見過，恐靈筠多心，忙答，這位金俠女，與朱仁嫂至交，有話明言無妨，鍾靈笑道，七哥，錯會意了，金俠女雖然初見，未來因果，家師已曾談過一點，本是此中人，如何背他，好在這件事，沒甚大了不得，我就說罷，穿雲頂側，近日忽有寶光劍炁上騰，有霧天氣，看得最真，家師偏說，不應爲我所，不令往尋，說完，正值入定，未及請問是何人有此福緣。後想起家師曾說，九俠弟兄在此，可隨意出入，有益無損，口氣似說，王，李，二兄，與金張二姊，尙有仙緣遇合，爲此連夜趕來送信，那寶光劍炁，隱現霧中，人一近前卽隱，查不出他一定所在，若能到手，福緣不淺，諸兄何不各憑命運，前往一試，衆人謝了指教，鍾靈又把途徑地點告知，并說，當地要由賊巢路過，去時務要小心等語，李琦自經張婉，質問之後，看出靈筠，鍾情衛璧，早成了已定之局，又恐同輩見笑，入席後，便把情感，強行壓制，祇和別人說笑，不再向其談笑，偶和鍾靈，無意談到兩句，心中後悔，忍不住偷眼一看，靈筠目注隔席，似有心事神情，也未理會，跟着，中遲起身走來，添了一坐，問知前事，朝鍾靈看了一眼，欲言又止，忽又笑道，你說那兩處，都是雪窖冰崖，地形奇險，寒冷異常，九俠兄弟去時，須服我特製的六陽丸，才可去呢，此事雖然各憑福命，如其自問不能耐那峯頂的罡風雪沙之威，大可不必，九俠如去，每位帶上一丸，便無礙了，那是天山最高寒的所在，峯腰以上，大氣稀薄，

曾逼得人喘不過氣來，像白鬼崖，到水晶原那一帶，冷得連人說話的聲音，都會凍住，有時走到路上，忽然聽得有人，哭喊歌嘯，却不見人，人都當是鬼怪山精，其實那是多少年前，遊山路過，或是採冰參雪蓮的人，所凍結留存的語聲，因彼時天時稍暖，隔了多少年，凍解發出，並非真的鬼怪，但那附近幽谷山洞之中，聽採蓮人說，每當寒月微茫之際，每聞下面，隱隱傳來男女笑語，和琴瑟之聲，誰都疑是下有仙靈窟宅，無如那地方，多是千百丈高的雪崖深谷，幽壑沉冥，一眼望不到底，休說你們，老夫得信，也曾去過兩次，用盡方法，無法下去，前問雪衣老人，是否仙靈，笑而未答，我想下面，定必隱有異人奇士，老夫年邁力衰，自知凡骨，幸蒙雪衣老人，賜我靈丹，能多活幾年，於願已足，此時不比少年心性，已不再作求仙之想，諸位英姿秀發，迥異常人，雖不敢說個個仙骨仙根，照此人品心性，或者能有遇合，也未可知，祇是福緣前定，不可強求，連那靈藥，也是如此，當地又要經過賊巢，九人都去，似非所宜，人數一多，休說神物異人，不易尋到，甚或惹出事來，這幾天，又是冷魂峪，子午寒潮，最盛之時，稍爲掃着一點潮尾，比你們來時所遇，黃沙狂風，更加凶險，最好住過十天，到下句頭上，把人分成三四起，或僅二人一路，穿上我這裏特備的，寒具服裝，帶了冰穿皮蓬，分班前往一試，比較有望，明早我命小女，把六陽丸取來，交與七弟分配，每人一粒，可惜採煉費事，自家父在日，至今五六十年，想盡方法，共祇煉了兩次，以後無法尋到那幾樣靈藥，已有三十餘年未煉，以前每煉一次，僅得八十一丸，均被陸續用去，現剩十一二丸，愚父女尚須留一二丸，以備不時之需，雪衣老人，祇說九俠，可

以隨意行動，未提他人，所以我連朱賢姪夫婦，俱都未送，且看你們九人的福緣如何能，九俠一聽，六陽丸如此珍貴，所剩不多，主人幾於傾囊相贈，心中老大不安，再三遜謝，說靈藥難得，無須九人全去，再者，小姪等，跋涉江湖多年，受過不少磨煉，像王藩，李琦，成全，張婉四人，並是同門師兄妹，曾得恩師慧日禪師傳授，內功頗有根底，能耐奇寒酷暑，料無妨礙，堡主盛意，至多祇領五粒，餘留堡中備用，免得人多糟掉，蘭珠力言，此藥雖少，一則，近年多開闢了兩條出路，無須再經冷魂峪附近走過，不畏子午寒潮，與風雪玄冰之險，再者，家父情性如此，言出必行，不中意的人，求也無用，一經出口，永無改變，明日我與七哥送來，再說用法，不必客氣了，李琦本來還想辭謝，爲了主人意誠，又瞥見衛璧，在對面桌上，回顧靈筠，暗使了個眼色，靈筠眉頭微縐，便轉向任氏父女，和程賢貞，兩次欲言又止，似想開口求藥，又不好意思神氣，後聽蘭珠把話說完，方復常態，面上却帶着失望之容，不禁心中一動，便即允謝，不再堅辭，蘭珠見李琦，和他說笑，面有感激之容，也頗心喜，席散之後，鋪靈忽把中遲父女，請向一旁，密談了幾句，告辭要走，李琦忙趕過去，打聽鷹巢頂，如何走法，底下的話，還未說完，鍾靈已接口笑道，李七哥，不必打聽了，你將來自有你的遇合，我師父暫時不會見你，去也無用，何況我那地方，也是本山最高最險最冷之處，和你去探參的地點，差不許多，並還有路可上，鷹巢頂四外，均是無底絕壑，冰川雪岸，運互不斷，途中多是千萬年所積冰雪，隨時都有中裂之險，我從小生長當地，不騎烏鵬，上下尚極艱難，非用家師飛行甲馬不可，你們如何容易飛渡，蘭珠也在旁，插口

笑道，七哥你想見雪衣老人麼，他老人家，最疼愛我，雖然他說與你緣淺，我祇朝他苦求，也許有望，就不收你做徒弟，求他引進到別位仙師門下，必能如願，他那鷹巢頂，不會劍遁飛行的人，上去也實艱難，又與冷魂峪，遙遙相對，冷得嚇人，小師兄因服老人靈藥，從小住慣，自不覺得，常人休說到頂，半途或許凍僵，再要撞上子午寒潮，全身立時凍縮成了一個小孩，骨髓皆凝，僵做一團，事前如無準備，便仙丹也難使其回生，你想鳥鵬，那樣通靈神鳥，遇上寒潮起時，來往都要避開正面，由高空直下山頂，何況我們，不然，我早去過，何待今日，然七哥想去，我早晚也必設法，使你如願，此時人多，還有好些話，和此行走法，且等明早再談罷，李琦早覺出蘭珠，對他格外殷勤，深情款款，隨時流露於不知不覺之中，也由不得心生感動，忙即謝了，鍾靈行前，並告九俠，說自己不能前往相助，諸位兄弟，最好聽老堡主的話，日內不要前往，劍氣寶光雖已上騰，神物快要出世，須防外人，掙是先登，但是當地，高險荒寒，還有別的原因；差一點的人，去了祇有送死，並且寶光劍氣現時，均有濃霧，不是法目慧眼，決看不出，便小弟也是，耿師兄，日前無意談起，說物各有主，明知下有至寶，偏生無此福緣，去也無用，小弟騎鵬往看，幾經細心尋視，才在霧影中，略辨出一點跡象，回去正想下手方法，便被家師禁止，說是另有主人，不可妄動，我問寶主人是誰，雖未明言，聽那口氣，彷彿在近處，想起家師，曾有九俠到後，聽其隨意行動，有益無損之言，於是抽空來此送信，就便擾主人一頓美酒佳肴，請諸位兄弟，試上一下，如在十日之後起身，耿師兄也必回山，請他隨時暗助，便可免却另一層的危機，不是好麼，小

弟來時，原想請諸兄早去，以免夜長夢多，落於人手，此時一想，事有定數，欲速不達，冥冥中早已注定何人所有，此行強敵冰川，風雪之險而外，還有別的危機，終是把穩的好，說罷，作別而去，李琦偷覷衛璧，幾次想湊近前，彷彿有話，想和靈筠去說，靈筠因中遲在坐，已不似先前，當人與衛璧言笑親密情景，見衛璧以目示意，連打手式，想將其引往一旁說話，先作不解，後又閃向中遲身後，朝衛璧把頭微搖，瞋視了一眼，衛璧方始坐向一旁，滿臉不快之容，靈筠也是悶悶不樂，李琦見他，秀眉微蹙，妙目含嗔，薄惱清愁，丰神艷絕，知他還有心事，許是想那六陽丸，也未可知，便記在心裏，衆人笑談，到了深夜，中遲先行，靈筠對於李琦，本比餘人，神情淡寞，中遲走後，不知怎的，忽改常態，也隨蘭珠，一齊說笑，同送九俠回房，到後，蘭珠見李琦，面有喜容，尙無倦意，便令二婢，把當地特產的雪藕冰瓜，取來解酒，反正明日無事，率性多談一會再睡，金國士和張婉，知道李琦，爲見靈筠，不再向他冷淡，因而高興惜別，不禁好笑，暗忖這男女三人，各有心事，偏又各不相同，全都痴得可憐，再看衛璧，由席散前，便對靈筠，寒着一張又瘦又小的白臉，也不再開口，對於別人，却是笑語謙和，彷彿誠懇已極，越看越有氣，側顧段王諸俠，先得國士，暗中示意，知堡中風俗，男女交往，各憑心喜，全無避忌，蘭珠固是文武全才，美慧多情，靈筠也未嘗不是天生佳麗，並世所稀，不論那一個，都是最上等的良緣，李琦對於靈筠，又似情有獨鍾，難得靈筠，不再冷淡李琦，對於蘭珠，也受了感動，不似初來淡漠情景，均想促成這場好事，蘭珠也罷，靈筠也罷，祇有一個成功，都是佳偶，全借說活故意三三兩兩，

坐在一旁，祇衛璧成全，二人對談，離李，任，金三人與朱武，程賢貞，坐處最近，張婉年輕喜事，朝國士把嘴一努，假裝親近，滿面春風，走近前去，笑對成全道：你和衛兄，說的什話，這樣高興，怎不說與我聽，隨說，又朝衛璧，看了一眼，衛璧本覺九俠，祇兩位女俠，看他不起，老是冷冷的，不大理會，忽改笑容相向，心中一喜，忙即起身讓坐，張婉見他，一臉詭笑，神情狡詐，朝他獻媚，心中厭惡，却不顯出，乘機笑道，方才席上，我聽衛兄，談笑風生，是個趣人，這裏人多，到我房中談去如何，衛璧聞言，喜出望外，諾諾連聲，成全以為張婉，有垂青之意，心方奇怪，遙望國士，正朝自己使眼色，忽然醒悟，忙也應好，張婉本意，把衛璧引走，由金國士，陪着朱武夫妻，好讓李琦，去與任金二女親近，剛到房中坐定，二婢已將瓜藕取來，（新疆西瓜經冬不敗，甘美異常，天時早晚，相差甚多，故有早穿皮棉午穿紗，抱起火爐吃西瓜之民謠，哈密瓜外天山深處所產雪藕冰瓜，尤為極珍貴難得之特產，多年土著的山民，有終身未得一嗜者，）祇得出外同吃，衆人均早聞名，此來途中，雖然嗜過，但非天山所產，雪藕更是初見，藕並不大，皮作淡青色，共祇五孔，肉厚而甜，宛如截肪，又白又嫩，另具一種清香，冰瓜却比常瓜大好幾倍，綠色長圓，瓢黃子細，其甜如蜜，外包冰雪，已用涼水泡去，切放大玉盤中，未進口，便聞到一股香味，端的色香味三絕，甘芳滿頰，其涼震齒，沁人心脾，有幾個被酒的，才吃兩斤，便覺心身清快酒醒熱消，舒暢異常，齊聲贊美不止，剛一吃完，賢貞便對李琦道，七弟，蘭妹，天已深夜，諸位請自安臥，我和你武哥，還要為魏賢弟，安排臥處，有話商談，明日再見罷，李琦聞

言，方想起祇顧談笑，忘了天時，心雖戀戀，不便再留，祇得罷了，蘭珠行時，笑對李琦道，九位哥哥姊姊，一路風塵勞頓，今日睡得太晚，閑操又累，明早最好多睡一會，已命紅杏傳話，午前不令人驚動，到時，我自和筠姊，同來便了，說罷辭去，李琦見客走以後，男女諸俠，都向自己微笑，有的並在互相耳語，知是失了常度所致，自覺不好意思，推說想睡，先自回房，思潮起伏，又是一夜不曾睡好，因恐起晚胸有成見，天才微明，便自驚醒，見衆還未起，到處爐火生溫，重簾低垂，靜悄悄的，室中盆梅水仙盛開，清芬沁鼻，堡中男女僕婢不多，賓館中祇有蘭珠的貼身慧婢紅杏海棠，同另兩名做粗事的使女，服侍照料，均住賓館左側，下房之內，因睡得晚，也都未起，外面暖廊爐火上，坐有熱水，自去取來洗嗽，見外面天色，甚是晴朗，當地本是花園，經主人多年匠心佈置，花木繁茂，台榭樓閣，精雅高華，兼而有之，心想隆冬之際，尙且水木清華，如當春日，百花盛開，定必更好，因昨夜聽朱武說過，所居由前堡走去頗遠，現賓館偏在堡後，相去才半里多路，一出後門，過一小溪，垂楊深處，便到他家，又想起靈筠，和那姓衛的，同住朱家，看二人神情，明是情侶，靈筠天人，自己事業未成，萬里投荒，原無他念，何況近日還有學劍出世之想，婚姻二字，自說不到，但那衛璧，脅肩諂笑，明是小人，主人對他冷淡，當有原因，說什麼也配此女不上，不知玉人，因何如此垂青，天下不平之事，無過於此。朱武昨夜初見，未得暢說，何不前往一訪，就便探詢此人來歷底細，心念一動，側顧兩使女，已各起身，正在洗嗽，也未告知，逕由昨夜朱武所說途徑尋去，途中有堡中輪值的堡民，正在打掃落葉，整理房舍，紛紛

上前禮見，並來引路，那地方果然甚近，由後堡門走出，便見沿途，嘉木成行，滿是花樹，清溪如帶，蜿蜒於小山叢樹之間，溪邊一列垂楊，地上也和別處一樣，滿生雜花，柳芽舒青，柔條氍氍，已有生意，走不多遠，遙望前面紅橋對岸，柳林深處，隱現着一幢精舍，奇石怪峯，點綴其間，景甚幽麗，正往林中走進，忽見精舍前面，疎落落種着幾株梅樹，妃紅儷白，間以綠萼，含苞欲吐，冷艷浮輝，樹下細草蒙茸，甚似纖柔，彷彿春色已到人間，那似冬日光景，暗忖，朱武真會享受，此間無多亭榭，但是清溪前橫，紅橋臥水，千行楊柳之中，擁着金碧樓台一所，四圍種着這些碧桃紅杏，又加上這幾樹梅花，繁英滿地，五色繽紛，想見春日，花開似錦，碧浪如雲之勝，主人高臥其中，嘯傲林泉，雖不似堡中，五步一樓，十步一閣，迴廊曲沼，花木葱籠，但是地隔塵囂，不帶絲毫烟火氣，人又超然物外，與世無爭，早就退休，不事進取，這等清福，幾生修到，我雖名滿江湖，何異虛聲，終年戎馬蒼皇，南北奔馳，何嘗清閒過一天，如今帶領弟兄部屬，萬里投荒，雖蒙主人厚待，但是故宮禾黍，國運已終，欲以山中彈丸之地，一成旅，光復山河，決非易事，並且年將三十，中饋猶虛，欲待出世離塵，虔修仙業，偏又終鮮兄弟，家無多丁，勢不能使數百年故家遺澤，自我而斬，越想心緒越亂，本是信步前行，因見對面樓窗緊閉，靜悄悄的，猛想起主人昨夜歸晚，女主人行時曾說，要和靈筠，有話商談，此時必還高臥未起，不願驚擾，瞥見左側，梅花盛開，欲往梅林當玩，候到人起，再行叩關請見，正往前走，因想心事，也未朝側細看，念頭還未轉完，猛瞥見花林中，似有人影一閃，心中奇怪，立定一看，前面梅花樹下，石凳

上坐着兩人，正是心上人，和那衛璧，並坐石上，喁喁細語，神情甚是親密，心想不應窺人陰私，正要退回，對方已先覺察，起立回顧，見是李琦，衛璧首陪笑臉迎上，靈筠也含笑點頭，李琦不知二人早已見他走來，故意如此，忙說，我不知二位在此清談，多有驚擾，望乞原諒。說完，回身想走，衛璧忙攔道，李兄且慢，小弟正有事他去，筠妹一人在此，未免寂寞，有勞李兄，陪他片刻，小弟去去就來，再同領教如何，李琦對於靈筠，雖然未存遐想，畢竟夙世情孽，無形中情根早固，花下觀看美人，本就格外好看，這時見他，獨坐花間，人面花光，交相輝映，越顯得朝霞和雪，分外美豔，再見靈筠，雖不似衛璧那樣，面帶詭笑，看那神情，也是春生玉靨，微笑嫣然，比起昨夜相對更好，一點不帶厭惡神情，心雖想走，人却由不得走近前去，脫口笑道：今日天氣晴美，二位凌晨賞花，此人此景，畫圖不殊，梅花有知，當亦自傲，愧我凡夫俗流，祇恐不堪坐陪清賞呢。李琦心厭衛璧，表面把對方，連在一起，實爲靈筠而發，說完，似見衛璧，朝靈筠把嘴一努，道聲李兄太謙，便自走去，因靈筠含笑起立讓坐，詞色甚和，祇顧向心上人款洽，毫未在意，爲防心多，便就對面石上坐下，靈筠也回原坐。李琦坐定以後，心情甚亂，又恐對方，生疑輕視，想不起說話好，靈筠年紀比蘭珠大好幾歲，爲了夙孽糾纏，情場已有經歷，早就看出李琦，對他傾心，先作不解，祇把一雙妙目，注定在對方身上，李琦見他，氣度嫺雅，靜靜的望着自己，一言不發，丰神自然絕世，由不得小中愛極，偏又無話可說，更恐多心，不敢老作劉楨平視，心情越窘，頭剛一低，又發現心上人，這雙秀足，長才六寸，又瘦又薄，穿着一雙淡青色的

繡履，羅襪如霜，淨無纖塵；未經纏裹，自然纖妙，穩穩的並排平貼在那細如絨毛的，新生芳草地上，想見玉肌柔滑，入握如棉，底平趾斂，蹀躞豐研之美，本來並無他想，不知怎的，才一入目，便覺心頭，怦怦跳動，臉也發起燒來，想要不看，眼睛偏又不聽招呼，雖想借看看花岔開，忍不住又朝對方掃去，靈筠始終微笑相對，神態自然，直如未覺，有時也朝樹上閑看，就這有意無意之間，二人目光，時常相對，一方是從容大方，似未介意，一方是初涉情場，顛倒太甚，惹啓心上人的疑忌，這一刻意矜持，心更不甯，祇一入眼，便覺對方，妙目澄波，流光照人，令人不敢逼視，兩下目光一接，便即臉紅心跳，其狀更窘，似這樣，相持了一會，李琦爲豔光所攝，始終開不出口來，靈筠見他窘狀，暗忖此人，實是咤叱風雲，英威震世的人物，竟會拘束得這樣，暗中好笑，又因衛壁將回，若是話還未說，少時難免洩氣，念頭一轉，方始笑道，七哥如何起得這早，李琦因避那雙黑白分明的妙目，正低着头，望着心上人的脚出神，聞言立時警覺，此來何事，如何矜持太過，連尋常問答，多想不起，名花有主，我又沒有他念，何事如此拘謹，立把心神一定，故作從容，笑答：今日起身，見天色尚早，想尋此間主人叙闊，到後想起，昨夜大家睡晚，主人行時，又說與筠妹有話商量，料未起身，沒想驚動，見此地梅花初放，意欲就便觀賞，等主人起身往見，不料筠妹，也有同好，魏兄何事他去，怎還未回，靈筠對於李琦，本有深意，又看出他，痴情顛倒，方想開口，引其發話，及見他窘狀忽收，言動也從容起來，心中微微一驚，略一尋思，慨然答道，我知七哥，英雄俠士，萍水相逢，竟蒙不棄，許爲兄妹，我有一事相求，却難啓齒，

李琦本是強自鎮定，巴不得能爲心上人出力，聞言立答道，彼此雖是初交，難得一見如故，本來一家，筠妹有事，祇管明言，無不惟命，靈筠朝李琦，看了一眼，嫣然笑答：小妹雖是薄質，但我素恥求人，因見七哥，誠厚豪爽，必能相助，事又出於不已，故此冒昧相求，話須明言在先，此事有人不願，如蒙推愛答應，我自萬分感謝，不允亦屬無妨，祇是不問可否，均不能向第二人洩漏，七哥能答應我麼，李琦吃他橫波一笑，詞意又甚親切，越覺心醉，祇顧討好，那還再忍違背，應聲慨道，筠妹天人，冰玉同清，事情定出不已，決無異圖，愚兄一腔熱血，淚灑孤窮，外人有事，尚且銳身急難，不落人後，何況筠妹，但有使命，何計艱危，祇請明言，決無不遵之理，也更不會對外人說起，祇同盟弟兄姊妹，久共患難，情勝同胞，雖然不使隱瞞，但我素蒙他們厚愛，偶然專斷，也無話說，放心好了，靈筠聞言，秀眉微顰，面帶愁容，強笑答道，我知九俠同心一德，七哥能夠作主，此事不妨害他人，祇老堡主與蘭妹，難免暫時不快，這個還在其次，祇對不起七哥，令人慚愧罷了，李琦已被情網綁緊，見心上人輕顰強笑，面有愁容，心中憐愛過甚，那還再計利害，力言事既不關他人，更屬無礙，快請明言，靈筠方似愁似喜，微微嘆息了一聲，答道，小妹實有難言之隱，也無須請七哥，爲我犯什危險，祇請把那六陽丸，送我一粒，詳情暫難奉告，日後自知，請勿追問用途如何，李琦人本機警靈智，不過身陷情網，不能自拔，此事昨夜席上，見靈筠神情，早在意中，聞言笑道，我當什麼大事，昨夜席上，因見堡主贈丹，筠妹衛兄向隅，本已想到取寶之事，各憑福緣，自不能把別位弟兄姊妹所有，取來轉贈，所幸愚兄，分有一粒，正

好奉讓，此丹祇能禦寒，盜窟就在附近，路更奇險，非我小看筠妹，孤身少女，赴此危境，實在可慮，使我九人，也是分爲兩三人一起，餘人並還在後應援，不是獨行。如是筠妹親往，還望事前，暗中相告，愚兄不才，尙能耐寒，如許效勞，願陪一往，就不便令愚兄同行，五姊九妹，或能請其相助，尊意如何，靈筠聰明，早知衆人，對於李琦，取寶期望最殷，又知爲人義俠，決不肯把別人的，取來轉贈，存有私心，本就不想他去，又知諸俠，事前如知李琦不去，定必作梗，二女俠尤甚，或許還暗告中遲父女，下令禁止，餘人出堡，事更無望。聞言笑答：我們已有準備，盛情心領，祇請暫勿宣揚便了，李琦知衛壁，本領有限，丹祇一粒，多半靈筠獨往，實不放心，恐其生疑，不便強勸，想起金國士，較好說話，平日有求必應，欲令相讓，再贈一粒，又覺衛壁膿包，去也無用，心正憂疑，靈筠嬌嗔道，非要同去，才肯相贈麼，李琦料知誤會，忙把心意說出，因覺此舉，愧對國士，所以遲疑，靈筠見他詞色誠懇，滿面憂容，知其關心，也頗感動，立時回嗔作喜道，七哥對我真厚，此行有無福緣，雖尙難定，但決無妨，祇請放心便了，李琦聞言，祇得把身旁靈丹，取了一丸，放在石上，靈筠收起笑道，多謝盛情，很難報德，主人當已起身，可往見了，李琦本想和他，再談一會，不料剛接靈丹，便下逐客之令，心方戀戀，忽聽女子笑語之聲，回頭一看，正是蘭珠，同了金國士，張婉，三女穿花拂柳而來，靈筠面上一紅，忙要迎上，張婉已當先趕來，隨見程賢貞由平台上走出，雙方一同迎上，張婉見面，便朝李琦笑道，蘭姊方才來尋七哥，商計靈丹用法，與取寶途徑，不料人來此地，正好拜見主人，且到裏面再談罷，李琦不知金張

二女俠，來時早和蘭珠商計，忙問靈丹，如何應用，張婉笑道，蘭姊滿腹熱心，到了走時，自會明言，爲日尙早，你忙什麼，李琦還要再問，瞥見靈筠，暗使眼色。以爲知道，祇得罷了，實則靈筠此舉，原是迫於無奈，心懷幽怨，正自不安，偷覷蘭珠，依然笑語親熱，心才略定，朱武也自迎出，賓主六人，同去裏面，段王諸俠，相繼尋來，衛璧也到，李琦一問，才知衆人起後，蘭珠走來，見人不在，分途尋找，後聽人說，才知是往朱家，就便同來拜訪，因見張婉，不時背人巧笑，知其誤會此來，爲尋靈筠，遭了冤枉，賢真好客，加以良友重逢，朱武飲食起居，又頗講求，物用齊全，堅留共飯，蘭珠祇得命人，告知父親，同在朱家，把飯吃完，張婉提議，仍續昨日之遊，分途遊了一整天，方始歸來夜宴，由此起，靈筠與衛璧，出入必偕，蘭珠無事，便尋九俠同遊言笑，和張金二女俠，成了莫逆之交，對李琦的癡情，日益加深，更不必說，李琦看出靈筠，鍾情衛璧，雖無他念，心中却老留着一個玉人影子，到了第五日清早，衛璧獨自來訪，暗告李琦，說靈筠近聽賢貞說起，才知六陽丸用法不同，賢貞雖然用過，因堡主囑咐，不能洩漏，未便明言，求李琦代向蘭珠探詢，李琦自把玉人之言，奉爲綸音，以爲對方情侶，並未分別真僞，答以少時回話，自尋蘭珠探詢，這時李琦，對蘭珠雖無愛意，也頗感他深情優遇，相處越發親密，自料一說卽允，誰知蘭珠聽完，意似遲疑，笑道，七哥你那六陽丸，關係非小，此行非用不可，本來用法，不宜預洩，但我不願違背七哥心意，你却萬不可轉告他人呢，李琦不善說誑，微笑未答，蘭珠恐他不快，說完用法，再三叮囑，並說前夜家父，還接耿師兄來信，以他觀查，此行關係七哥成

敗甚大，雖是各憑福緣，照乃師口氣，此寶必爲七哥所得，並有奇遇，但是途中奇冷，非人所堪，更有好些危機，隱伏當地，去時必須留意才好，說時，見李琦微笑沉吟，不由生疑，也未往下再說，蘭珠表面天真和易，人却聰明絕頂，早就看出李琦，痴愛靈筠，因欲以至情感動，又知靈筠與衛璧，從小一起長大，先已受愚，後雖發現人品心術不正，情愛不專，無奈終身早定，祇得把一切，委之命數，本心也是想以至情感動，一面連勸帶誘激，百計千方，促其上進，爲了天性好勝，而又仁慈無剛，一心在情人身上，求好太過，處處委曲求全，終於積久成習，反受挾制，芳心中祇管苦痛萬分，人前決不吐露一字，那對衛璧之好，更是無可形容，決不會把情愛，移向別人身上，因此落得大方，故作不知，並還迎合李琦心理，每日均把靈筠，拉在一起，與九俠一同遊宴，堡中舊規，一交臘月，全堡人民，便不再勞作，任憑各人興趣所喜，置辦度歲年景，和新年的樂事，時正清閑，衆人日夕相聚，極少離開，蘭珠爲博情人歡心，並還暗託任龍，常將衛璧引開，後來暗中觀查，李琦對他，雖然比前親密得多，無形中，終似有一層隔膜，女子心細，看出對方，祇是知情感德，並無愛意，心中難過，又無法說，總算金張二女俠，對他至厚，時有暗示，意似李琦對他，雖未露出愛意，背後提起，總是贊好，心裏還稍安慰一點，後見李琦對靈筠，忽改常態，見時神情，格外謙和，隨衆說笑，甚是從容，不似前些日子那樣，見人便少歡笑，若有心事之狀，彷彿玉人有主，自知絕望，心念已灰，不再留情神氣，心方暗喜，再細查看，表面看似淡漠，實則關心，祇有更甚，祇當人前，不再提問，也不再和靈筠，單獨談笑而已，知他外冷內熱，情絲

牢繫，無以擺脫，每一想起，便自心酸，偏又和李琦對靈筠一樣，前世情孽，一見傾心，祇管滿腹幽怨，終是放他不下，經此一來，格外留心，對於李琦，祇是片面相思，對於靈筠，却未留意，這時見他，詢問靈丹用法甚詳，問話不答，面有愧色，猛想起那日金張二女俠，所說的話，恐要應驗，再想到昨夜靈筠別時，推說頭痛，恐要生病，穿雲頂取寶事，應在明日，萬一李琦祇顧耐靈筠的歡心，將所得六陽丸，轉送與他，非但自誤仙福，於將來本堡安危大計，也有妨害，此事關係重大，有心盤問，無如連日相處，看出李琦，心性剛毅，如爲道破，定必不快，不便出口，盤算了一陣，覺着此行奇險，靈筠如真要去一粒，孤身前往，未必有此胆量，衛璧休說同行，去也徒勞，除非送死，決走不到藏寶之處，事有定數，照雪衣老人口氣，九俠都去，得寶實祇一人，別人去了，徒勞有害，寶物雖不致落於外人之手，祇恐白糟掉，李琦却去不成，或是自恃功力，能耐寒冷，前往涉險，靈藥雖還剩有數粒，父親還要保留備用，動他不得，父親若知此事，甚或生出反感，反而不美，決計暫時不說，暗託國士，向李琦索看靈藥，在未行前，令其當面服下再走，真要送人，拚着受責，把父親密藏的餘藥，偷上一粒，無論如何，也令服藥再去，一心惦念李琦安危，靈筠，衛璧，當日未來，一會，程賢貞來說，靈筠有病，服藥剛睡，衛璧在旁陪伴，今夜消寒盛宴，不能來陪，請代致意，隨向李琦蘭珠，談起靈筠，從小寄養衛家，與衛璧日夕相處，雙方生出情愫，本有婚姻之約，因他義父，護短溺愛，衛璧從小嬌慣，仗着家傳，武功雖有幾分，但不用功，休說外人，便靈筠也比不上，這次原奉父命，拜一異人爲師，令其學成劍術，再行成婚

不料他和靈筠，先已發生男女之愛，又嫌雪山苦寒，異人恰不在家，仗着和朱家世交情分，借口乃父行時，隨便幾句疼兒子的話，偷偷趕回，那夜回到朱家，便向主人明言，二人早成夫妻，朱武因世外之人，本不拘什俗禮，又見雙方情厚，本奉父命，木已成舟，經衛璧婉言求告，賢貞又最疼愛靈筠，見他問答之間，臉羞通紅，清淚交流，似有滿腹心事，不能出口，因所居綠雲樓一帶，乃堡主特贈田莊，一切悉聽自便，待爲上賓，不受保規拘束，一時心軟，便令二人，同居在樓後，靈石仙館之內，本想告知堡主，率性令二人擇日完婚，後來一探口氣，堡主極誇靈筠，對於衛璧，却是不喜，賢貞爲友熱心，又知堡主，平日將他看重，恐二人日久事洩，反而不美，一時口快，率性明言，小夫婦早已成婚，回家又照直說出，衛璧由此老了臉皮，強迫靈筠，公然同居一室，靈筠受制已慣，雖然愧憤，無可如何，賢貞原因日前金國士，暗中請託，說李琦，蘭珠，天生佳偶，不知怎的，落花有意，流水無情，李琦會愛上靈筠，後見玉人有主，雖不再與親近，看神氣，仍放不下，託其暗助，作成這段姻緣，爲此把二人的隱情，和李琦蘭珠，背人說了，好使男的死心，女的也有指望，不料李琦，早看出二人，情如夫婦，自己無望，雖然不作他想，但對靈筠，仍是情深愛重，好到極點，聞言付之一笑，反請賢貞對小夫婦優待，此事難怪，好在堡中少年男女，祇是一夫一婦，言行均無什嫌忌，況已成婚在前，不如當衆明言，改了稱呼，免得他們，時有礙難，蘭珠暗查李琦，聞言神情自若，毫無異狀，心甚奇怪，祇當靈筠真病，也未在意，李琦却留了心，因靈筠昨夜走時，雖說頭痛，毫無病容，斷定是假，人已趕往穿雲頂，心中憂疑，無法

往探，又不便爲之叫破，暗忖自己一行九人，原定明午分四起上路，準備第三日，一早趕到穿雲頂，這樣走法，途中雖然住上一夜，但可避免子午寒潮，取寶又在夜間，就便還可探尋冰壑下隱居的異人，正是一舉兩便，靈筠昨夜席間，聽說此事，因此提前一日趕去，意欲撻足先登，我此時趕往相助，事必洩漏，並且衆人也必不慣，好在脚程素快，就差半日，也追得上，何況天將入夜，賢貞來時，人還本走，就算由此起身，他二人出山較難，須由小路祕徑，繞向前山，還要避人，途中必有耽擱，相隔兩三個時辰，怎麼也能追上，要知後文驚險新奇情節，請看次集分解。



編'號 (本)221

基本定價三元四角
